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四

文

門人

丹陽姜寶刊

男

獻策

獻功蒐錄

歸安茅坤校

孫婿何汝敷

重校刊

武侯心書序

序曰今所存心書五十篇一卷世傳謂武侯書即所謂將死者也益以侯本傳出師表八陣總變圖與先儒所論辨凡若干條總類爲二卷李將軍所校次外史氏曰是亦足以訓士矣夫侯天下之達忠也研精大國恨於未夷是故書之用於軍旅也侯蓋有不得已焉爾夫侯非策士人咸知之雖其敵至曰奇才匡

時不辰王室之故侯之心力瘁矣是蓋侯積思之所
成天下之勢書也陳壽所上獨少此編又壽嘗稱侯
不長於將略真未之考耶昔予之端居也嘗手錄馬
三敝而三勤斯曰明王不作世失其佐漢興士則已
肆大節強人意舍曰侯誰哉夫侯非漢有抑三代之
佐書蓋因侯以顯者也不然孫吳氏曷故哉是故吾
三錄之也景侯而及書者也吾茲行有厚望焉曰書
弗固講諸今矣唯王迹以誥戎陟矧曰戒在終豐矧
茲土當江漢之交畫圻慎守繫天下休戚之半凡茲
弁士戒用明紀用清教用貞喜功強戰不顧人用與

出律以侯幸者皆不可爲訓訓自尚文下章志貞教
匪侯莫宗是故代明天子以行者責也得將軍若而
氏馬行無闕已夫表書以攷言表言以達心以示弁
士人則肆之明於侯之心而將有能也豈惟茲土濯
濯四垂允弗有虞焉刻是之謂也凡以廣吾訓而已
爾

杜律選註序

杜工部詩昔人註者甚多顧徃徃膠於事蹟鮮能發
明其旨趣黃山谷嘗欲於會意處箋以數語而自以
爲未能使山谷果爲此蓋必有可觀者然恐事蹟太

脫略則亦非初學所能遽領也吾靜菴先生舊有杜律選註一卷愚受而卒業焉中間條折證據既極精覈其於大旨所寓則略加標釋已躍然於用事造語之外歷觀古註誠無及此者矣先生嘗曰少陵有忠愛之誠平生涉歷危苦槩見於詩而其才其學又足以發之開闔變化有類於天設故謂之大家今學者未得其平實而反求於險艱則失之益遠矣至於刻意模擬又類無病而呻吟者此豈發於情性之正哉吾爲此註亦欲學者知所從入焉爾中有漫興之作語或稍滯者今亦不在選列斯則取法乎上之意也噫愚聞談詩者有止觀佛覺非先生其人耶先生早負經濟之器而不偶於時每病俗學之鹵莽方將據所心得闡濂洛之肯綮以詔同志蓋此卷特其緒餘而已譬如金困玉海波溢珠兩已足爲用世之寶其傳於後必矣而况其遠者大者敢謂斯世竟無鍾子期哉三復之餘敬用識此於篇端

黃詩內篇序

夫黃詩衆矣內篇取其合周孔者名之蓋山谷之志也山谷嘗謂詩不可強作必待境而生又謂頌比律呂列干羽可歌可舞不在茲篇耶余讀其所爲濂溪

詩能知其人品有風人好惡之節其趣正矣夫以軼世之資並興於時誠使易文辭之俊游降心從道可以追大雅之不群而自擅於蘇張秦晁之間故雖流聲之遠震訇百代而知道者有遺望焉豈文章氣節猶足爲道之障耶夫山谷分寧人也而又處蜀蔣子蜀產也來守分寧爰輯遺言感慨係之矣夫分寧亦濂溪過化之地也蔣子方闢書院泐諸校士以斯文之正傳夫高山景行爾鄉之先達則然矣則是編之刻殆有深思焉云爾

溥天澤錄後序

國有六職邦禁居一焉而司刑寔爲民命之主後世聽獄之吏不用律以求情而惟抑情以就律生議則生死議則死喜怒態佚或傷其公而刑之不得其平者衆矣 皇帝臨天下有十年 郊祀禮成廼哀矜庶戮之不辜簡命司寇實齋陳公按江之右理獄訟之寃公旣至以 帝命清問下民凡錄囚之有生理者自徒流以下輒說之桎梏從末減而死罪有可原者亦具奏如 旨維時江右之民舉甘棠頌公而一時小大庶官咸誦其讞辭以爲訓典是公大有造於吳楚之分也越二年公蒙 恩出守潤州其屬吏丹

陽令某始得授簡於庭讀之終業喟然嘆曰深乎古
之遺愛也遂謀諸金壇令某丹徒令某校其訛字而
付之梓以徧惠諸公曰斯錄也維 聖天子以郊恩
布澤天下其天澤之所存乎我將 天子寵命斯惟
斯之爲溥而已令某曰有是哉夫臣人折獄非道王
德意之難而下天施之不易公之蒞情本諸周官赦
宥之典而其文理密察推見至隱又有得於春秋忠
恕之心故能用其信以敬天命而順其道以從王事
於江之西得不死者無慮數百人而再蒞茲土則合
境之內無冤獄蓋公之先族司成公以敬德稱於天

下世風所漸具有淵源而公復以其道用之祥刑也
書曰大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慎以列用中罰公其無忝于斯也已斯錄之成豈
惟無疆之辭所以對揚 天子之寵休而光昭前人
之令德者蓋垂之永世未已也是役也公之屬吏皆
樂觀厥成某不佞復僭序其後俾司刑者有所考式
云

竹塘黃氏族譜序

譜也者普也普列世葉以定統也先王之治始於有
民夫民必統於姓姓分而有氏氏分而後有族族分

而有望望分而有房先王不能制其統之分而道其情之合也是故辨其昭穆奠其世系使史掌之又使瞽矇以時諷誦無敢失宗是以民莫不輯其胤庶守其祊祀而重去其鄉叔向曰羊舌氏之族十一宗使先王而無是奠世系之官也羊舌氏何以能合其十一宗而不亂秦人以意分民使天下多爲之籍以從征役失民紀矣司馬遷揚雄號稱博雅且猶不能詳所自出而況他人乎夫民之著於籍以教忠也列於譜以教孝也夫忠不懈於從征孝不忘其所生者謂之友民別籍繁征而使民失宗無乃不可竹塘之有

黃氏久矣其人皆美秀而文敬恭而志約邑稱望族然而其源則出於華亭正德戊辰縣令黃君懿始會而修之既官萊蕪則以付諸弟國子相國子乃秉精虔力位大小辨存亡合遠近而統於一也曰是使吾子孫考焉以知世既又三復增正而屬予爲之敘夫國子顧不有功於其宗哉譜秩而分定其禮革矣是故逆推則祖有親順觀而子孫化德也官以敘顯世士以數亢宗民知籍以事上而忠道鬯矣夫民之知籍以事上也豈易能哉夫冠裳同委水木同原財不可以獨豐役不可以獨重明天子崇理綏仁使天下

各保其姓是故以公合籍而不禁民之私爲譜也譜
公而籍私名爲合族而實已離何取於有譜夫國子
與其弟通判懌方負顯世之望造士德賢九臯及族
之俊彥若而人又務大積以亢宗也立義莊設宗序
使宗之人有定所以世其家予方有望焉則是譜也
可不謂邦人之風矣乎

刻遊燕稿

來汝賢曰余昔治書龍岡之上浮峰周子遺余所著
遊燕稿讀之終業曰才夫感遠情於流序舒玄思於
續辭豈非博人之雅觀耶昔張衡研精於兩京左思

發志於三都揆之異代夫豈殊情可謂善遊矣夫遊
非任情所以理性詩非強作所以道情是故明內外
之觀而後可以言遊矣達文章之跡而後可與言性
矣通性情之德而後可與言詩矣詩也者試也所以
試已之志也子謂無邪者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刻此
以復周子

少巖雅義序

嘉靖癸巳夏五月余過廬陵得少巖傅子諸生時應
試之文若干篇歸以示新吳之校士諸校士傳相觀
而不給也徐生廷鸞况生國奇陳生堅曰曷刻以徧

惠諸余曰刻以徧惠諸王生元周曰是非少巖子之志也吾聞子之爲古文辭也駕遷固之史以畔岸而濯韓歐之文以江漢也以振芳天下而子曾是之知子乎曰夫鈎辭棘句之習興學者病聖人之言平近切實循而言不能入其詭且巧也立爲說抑六經之文以就己意而侮聖人之言也滋甚孰知文之由道而達矣乎子之文因經以發志而依傳以廣義是故章而不畔於理質而不捨其華陳辭而不費說約理而精思文之有本者也所積厚矣夫子楚人也夫江漢南國之紀智者觀其沱潛亦足以知水矣又安知古文時文之不同一源乎又安知德業舉業之不同一道乎子是之習也可以不離經而象說矣可以不棄傳而悖辭矣徐生國華陳生鷓曰吾爲文若望洋焉吾將循是以登于岸也遂刻之

西淙郡伯入覲序

皇帝紹統之十年詔徵天下岳牧殷會于元朔如故事我郡伯西淙先生將以越治入覲維是越之造士凡九十有七人懼無以留公也追而及之江咸拜而進曰於戲維我公駿惠穆孚葵時以發會通以大道而宅之以精誠稱民之情而明昭其施經物之紀兩

裕其理官敘士敦史暇胥質烝于大廉彭乎治之假也猶懼蒙之弗端無以昌鬯碩心協于直方乃追皇風爲古小學立之師於是乎雅頌以肄之鍾鼓以樂之射御以觀之日月以攷之厥訓棘棘厥猷秩秩郡自明興以來未之有覩也體化召順穆風熙日百姓游于姚姒而莫不知其功天子方務崇長禮樂之大夫以與天下飾典蘇則其誰復惠公以撫此黎且以教我夫依德者殷政而親範者越思我何以爲况來子曰是不可以稽公也夫元侯之介于天子也始約履於一方而終胙德於天下龐慈洵美將舉衆類而

務錫之使血氣之夫咸受其胙是故天子不以族仁大人不爲州賜公之涵濡于越者久矣天下之氓引領東望曰庶幾在天子之所宥穆庶乎交相宣也京鍾元呂衆莫不暢其聲聞吾胡爲敢以已私故遲公而邑天下之心不以時對道越之推使風注于群動而况春官布法奏征俊髦日涖卜矣而隨公以行有明道惠德之至者奮務貞公之教而以大雅震起於時則公之心固自有繼也而何必以越稽公夫大同者理旁通者情嘉合者道義孚者心隅守則理弗宣族施則惠不溱麗正則勢遠而道浹撫教則迹睽而

心通而况乎未始遠乎而况乎未始睽乎於是九十有七人克乎似有喜也曰公乎予從公矣

送五山陳先生復命北上序

京口作鎮大江爲南圻服肱郡山川鬱葱人物爽閭泉貨流行下連吳會寔惟根本重地 聖天子弘振遐風式固萬世每垂南顧之憂思得方叔召虎之臣鎮衛之以弼成文武之基業廼 命建行臺於茲土龍旂摇摇虎旅糾糾屹然爲京邑之廣瞻維時侍御五山陳公憲于南臺志凜霜雪威望衆孚英毅天授遂蒙推轂之選公慨然就道單車而卽之登北固之

城矚東南之勝作而嘆曰於壯哉天地之要區也其皇迹之所存乎卽日群吏民而約之推心寘腹期與更始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備小大戰戰旣底法迺汎舟而東下采民風布德惠惟瘼卹隱彰善癉惡一時知勇罄心姦宄革面與凡雄楚博大之才悉羅而置之麾下分猷念以從於是江漢肅清皇路底平行旅宵征東南以寧彼都人士方倚公如長城而公以對揚 休命行矣時日協吉行李旣戒某職下吏式穀惟切謹拜手稽首言曰惟辟克宅厥臣惟臣克佑厥辟是故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公以道承天子之寵命出勤皇工入贊廟謨揚聲紫微垂光虹霓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而增四方之穆穆矣抑詩芄芃黍苗陰雨膏之公今違茲土之民去矣茲土之民不以公違之去猶引領以望公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其餘波之所及則廟廊之功寔博焉詩云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此則區區祝頌之意云爾

送大郡伯三溪莊老先生考績序

元侯所以貞應夫天子者誠而已矣誠天之道也命之德也研幾於獨唯誠故精裁化於顯唯誠故通誠

也者法天而立命者也精斯天游矣通斯命著矣體用合一醇動以時庶類終始罔不保合焉天地之真元由是焉萃而況於烝民是故存斯之謂天德發斯之謂王道王道者天子之所以柄天下者也圭土以昨元侯求柄之行也夫是故三年而上績繅就衡珩歛諸京師以考柄者也天德弗純弗粹柄將弗行無以待考雖有剛方稜介之節天施不融猶不謂之正應以忝天子是故臣行君之柄隨其分土猶日之於列宿各被其精以自照隨其分次斯無愧於應矣應天之實莫如日日實也庶民唯星將不能承日之虛

元侯者求如日馬凡人龍受其賜是故能拱手以復
天子天子聞休且有元命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三溪先生以司徒之節按臨豫章登其平罷
咸與自新罔非實德焉無小無大則咸慕感以歌詠
之博愛博澤具有成績不特曰劄方稜介焉爾矣聖
天子之柄罔有弗正二三僚案皆共貞之朝堂論道
而下天施自茲行始矣惟茲豫章王道一方之驗者
也曰誠無心天下之正應不過焉先生是矣

送別駕兌山劉先生奉表

京師兼上績序

夫殷同時類本哲所以紓忠升業顯庸皇工所以膚

職故慈流七宇風人陳其好逮勞絕四垂元牧底其
初命斯蓋治人之遐則而律事之正機也承德郎判
潤州府事京城劉公宣猷四輔繪政三辰飛鷁蘭臯
沃轡若澤其於使民可謂玄履矣維時 皇帝教貞
中治選慎上宮禴翟再暉宗寢允協春官乃下令徹
邑率舞庶工於是中憲大夫大邦伯四明陳公列議
於衆謂茲郡作鎮大江受胙元甸振風八表則南國
之要紀焉率儀分臣則二京之廣瞻焉遂及公行陳
表於政事之堂取幣入錫昌辭願忱而公夙諳嘉禮
并情亟趨三月二十有五度江之陽廼建龍節樹

驚旂敦虎旅擢鯨舟順流而北士女獻頌壯穉喧留
亦迴波垂睇感時悖言臣事勿違王章內斷公其將
誰從哉非夫致曲務仁盡於物變者孰得而蹈之非
夫端謨攷衷遜於世業者孰得而承之公始爲諸生
時藝折九流學綜五際鄒魯之所約思韓齊之所秩
議罔不績其鴻旨程于正衡及乎賓籍興才寘之高
等賢關齒胄蜚之穆聲太宰上其資業 詔畀以股
肱之郡公旣下輿推誠悉民遜心問俗於時江流汎
濫敷入南疇六黍鮮收百堵竭積公迺下約緩其宿
徵會其新賦直經衡緯靡有遺神故上無督催之吏

下無告病之夫閭黨熙和宋士胥悅聽事之暇援琴
楮巢披圖藻室書契以降咸自讐言正軌精三古之上
齊志萬物之表穆穆如也至於春冰之競赤鳥之履
圭璋栗其官治璿璣聯之俊游則雖巴祗之不然官
燭裴潛之不攜胡床何以尚諸夫考之豐猷旣如彼
推之宅情又如此司勛受成太史辨敘方國推善
內廷知名固宜其去襜露冕以章有德錫善受服以
宣惠和也然則鍾彛黼黻之選非公其誰邪夫懷遠
而流盼者君子之不棄故民也申惠而嘉合者元夫
之不忘舊吏也縣令汝賢與其簿濬忝司下邑拜公

貳車瞻依有嚴愷教惟切義旣衆孚情亦獨至庸效
贈言之意以祈公之母遺云爾

送沈青田先生歸山陰序

青田沈子少負其氣憫世之淹濁激衷宣行有古史
曾之節四十舉於鄉校入太學國子弟咸推上沈子
又十年謁選天曹爲留都南司城雖敏力宣勤而志
弗衰其所養者厚矣司城主搏擊弗義以靖民奸奸
入于勛右主事者徃徃弗能索公率致之又臺省常
以公符亟召沈子沈子斷以義義弗可閤閤然道之
莫或沮撓由是直聲震于留都然人亦以此不安沈

子矣考績績成通判南昌府南昌治隸省民敝敝焉
弗給于賦沈子煦然以撫字之心翼之賦成而民用
不擾上下咸宜蓋異用也越二年 朝廷以優老之
制逸之沈子曰是殆吾志遂歸于青田之野雖博大
之節略見設施而用終弗竟矣時巡撫高公方獎進
沈子巡按李公又惜其去檄治役送其行多所稱道
公道昭甚亦何負沈子哉夫山陰有金庭桐栢之勝
鑑湖蓋賀監之家蘭亭則王逸少之所樂志沈子放
迹其間無愧爾鄉之先修則可矣進則行退則止無
所擇而安之者命也夫沈子豈爲是拘拘者哉以贈

沈子

送鴻臚李君遷麻城少尹序

爲政者道民以禮禮行而後分敘分敘而後民知尊知尊而後能讓能讓而後能遠罪也是以君子貴行禮焉以家禮教敬則民不偷以鄉禮教悌則民不犯以軍禮教義則民樂死三者禮之大者也是故君子觀德以立儀明度以著節治訓以廣讓君子之行禮也親于家而志可厚也和于鄉而族可類也肅于軍而法可正也是以君子貴之夫禮非強世原於人心心理文著而禮生焉人所同也君子因同以律異是

故以禮道民不私其身進其行不遺其俗凡以教讓也讓道著而禮行禮行而倫清紀法章則天下治故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李君者登封之禮俗也大父某公旣還政以禮教其鄉之人鄉之人罔不變可不謂悌乎江西之寇至乃父嘉善公率民兵以軍禮死天子憐其不貳難也贈爲令於以君以長子廕爲國子也可不謂義乎育之十年拜鴻臚惟朝廷之儀是習是閑可不謂約乎舉是以令民也民則有瞻矣上下和同從容有常以輔其令民其有不興讓者乎君行矣君始終以禮自處也而民其有不以

禮處君者乎乃行

姚侯獎序

聞姚公為節推于潤州之二年而大有著稱按部諸公廉而得其狀曰是可為司刑者勸矣遂獎之移文於郡者凡十每舉必張於庭其屬吏咸造用幣焉禮也禮舉有觀而榮之者曰美哉我公之得獎於按部諸公也其懷矜割疑破堅伐幽有以平其政於郡之人哉來子曰然然而未盡我公之美也曰聞公有事於四郡之祥刑矣今我公之得獎於按部諸公也其持衡懸明踣姦糾醜有以平其政於四郡之人哉來

子曰然然而未盡我公之美也曰然則我公之美烏乎至來子曰刑司寇之所官也而六卿之化理具焉聞先王用之以上能矣是太宰所以統百官也聞先王用之以弼教矣是司徒所以擾兆民也聞先王用之以降典矣是宗伯所以和上下也聞先王用之以糾守矣是司馬所以平邦國也聞先生用之以申溝瀆滄池之禁矣是司空所以時地利也刑也者司寇之所官而六卿之化理實具焉若是吾姚公雖以刑為職以節推為官未有六卿之貴而六卿之所為具今是獎之也非以其公德弘猷深藏大積將有以平

其政於天下之人哉曰我公之美綦至矣抑何修而得斯於身何施而得斯於上之人也來子曰噬嗑先王所以勅法於天下也取威於震取明於離若已矣而必戒之曰噬膚滅鼻曰噬腊遇毒之云者何爲也記有之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威以威之明以明之然而不盡其心猶之伐匠斲其有不傷手者乎我侯之司刑於斯土也有震之威有離之明而又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可謂有君子之德矣斷其獄弊其訟三年而職聽於朝有康侯之晉馬則茲六卿之蒞將必可以大行

于天下也昔陳平宰里社分肉食甚均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如是遂因魏無知以進而孝文皇帝卽天下竟如其言佐帝致太平夫刑民之司命天子側席求賢殆不下于漢之孝文而諸公之知公也深於魏無知異日進而宰天下則公之所爲將進而有臯夔之望矣斯役也大邦伯四明陳公實主其禮而某等與有執事之勞邦伯謂令某曰今爾序諸爾同年進亮若棊爾又所深交也爾蓋序諸某曰公在上諸僚友列于下愚小子其曷敢序諸邦伯曰令爾勿辭爾其必序諸於是乎序

贈縣尉王文質獎序

維昔先王縣次宇內選建衆職以惠烝夫是故位其
尹正承其丞辟叅其領簿使尉輔之各有攸守非以
徒祿而已故政務有經小大相承合謀同情以期駿
庸故民樂其不貳而安其分理也其後人各行意趣
好不齊紕繆于政以不昌達令至集所分懸斷諸已
豐其表畛以相猜嫌眩其明察以相矜耀飭其容禮
以相崇卑胥夫嗇人惟令所向朔月不敢衆見于庭
召不敢往見于第丞最近令且猶有哦松之嘆况其
少者乎夫負重而趨百里無輔則止畏其力之不前

也故曰惟暨迺僚罔不同心以康兆民予始至縣知
縣尉文質之可與共政也忠心而聽之凡事既定議
推與理期而績成無不獲者官役之恤可以知節暮
夜之勞可以知勤楮幣之慎可以知廉鰥寡之達可
以知愛予於是喜而推愈忠也皇監史成都李公廉
得其材三試事而三效於是崇以獎禮檄予張于縣
庭以勸能者可謂榮矣夫官不在崇卑惟其稱迺文
質之行則有浮於其位者矣即使益嚴其所以自處
者其進固可量哉予於是感皇監史之不遺庶官嘉
文質之能同心以共治而又私喜予之與人共而不

失也敘以歸之

贈朱朝儀義合序

余不喜世俗交以長揖待天下士久矣曾中非有老
劍之忍狼子之心花色之麗與天下偃蹇也寒壁之
立弱柳之操機兔之獮與天下鞅掌也高城之蔽猛
獸之瞻炎光之抗與天下聾牙也天下之士始若反
馬而屬手論笑好有雲龍之美誓吐肺肝指以天日
之照脫匪其情則曾領上下羣非芒刺戰氣凌雲者
皆是也故余至成童來長嘯高視桂屋之下尚友聖
賢紫陌之上匹馬風日而方略之畫治化之經金戈

一麾日月以正之幹有岸然雄挺於天下也已丑八
月予定交於會稽朱朝儀其陽和逼座豪氣橫出隱
然天下一士而東南間氣山川之英華焉使人望而
悅者若春花嫣然秋月濯然凱然惠然也其開口持
論辭氣英發謂天下可易治勲業可易立而王侯將
相可易得若決江河龍翔鯨躍鐵騎突出橫槊指劍
也其文章雄放旋乾幹坤摘六藝之芳振群言之灑
泳帝王之書以瀾厲駕遷固之史以畔岸濯韓歐之
文以江漢若慶雲端日穠鳳嬌龍壯濤峭壁大玉良
金也模其骨則忠信之性尤至而某之肝鬲志氣亦

與嶽立天地誼好之悅洽於肺肝辭氣感慙願從生
死也嗚呼士窮乃見節義君子之交貧賤其事體遠
衆人不容言也天苟使余以攀龍附鳳畫策以收山
河之績橫劍躍馬千里英氣入而論笑廟朝仁風義
美赤子之泰山而海外來王則與朝儀戮力同務相
勉成德涅之而不淄也或不幸而天以全節皆昇寇
虜滔天以犯國家之順怒擊于目胷中憤鬱蹈白刃
以伸氣爲帝者之重而蒼黎以全禍患以偃則與朝
儀誼膽之奮務賡憂挺身抑之而愈尚也或又不幸
而天與戎夷奉國以身任天下之大堂堂言行啓

百蠻以至北虜狂冒而要南才解纓組以問治策正
氣之吐日月爭明則與朝儀直道之率務協心從事
守之而不枉也朝儀生於癸丑余生於壬戌由以義
而合者也故又親之曰兄弟云

敘鄉會

夫君子之貴鄉也重本也是故會以道情情以立愛
愛以協義義以兆同本植而衆著禮矣夫仁所以合
禮也先祠而後饗饗而不燕羣而不私可謂厚矣豆
觴之間不盈尺期至不速鄉之情也君子之爲禮也
始諸州巷之間而已未有薄於其鄉而厚天下者也

故鄉也者嚮也天下之所觀嚮也會膏而嚮定君子
可以行禮矣去國暮年見似人而喜越人之性也而
况並履於天子之都乎夫禮本諸性效諸情情感而
應有弗油油然者鮮矣是會也童子有微爲之倡夫
童子亦重本矣夫

張君耆壽榮封序

皇上至孝因心大禮定矣卽詔京官官一年者咸被
封典以廣孝也乃監察御史鳳村張君及其父母之
耆壽封如其官來子曰樂哉有子而至於斯也哉具
存爲樂者年爲希大封爲遇繡裳爲寵備是四美者

鮮矣而今何以貞天休也哉事天惟仁事君惟忠事
親惟孝孝也者仁之端而忠之質也 天子仁孝立
極粹然天地父母之心鳳村酌天施而下之奉 天
子以事天也事君如親事天如君仁孝之德四達不
悖而不過物其忠至矣爲其親者其昭有令光矣乎
孝以成忠忠以盡仁考祥者視其履而已矣

胡翁章令並壽序

胡子正夫請學於南圻在嘉靖之八紀願道而遂知
緝躬而令天下之學士樂群焉凡所獻陳惟忠惟孝
旣乃貽書于謝子廷試來子汝賢曰來乎夫懷居不

可以迪吉迂類不可以近仁謝子遂及來子以往胡
子臨教之有兄道矣歲十二月二十有五曰胡子夙
興冠而出東望重拜已其容濂濂爾問之曰惟天燕
及於予父惟六十年於茲惟茲當辰義也逝而害敢
康賦竹竿來子曰思深哉博而不荒勅而約孝子之
志也可謂善思矣謝子曰翁以是日生乎遂謂之賦
陟岵胡子曰瞻望之人矣且也明年之交十月二十
有四日惟余母當辰惟秩年於余父義也及歸乎來
子曰申喜也賦七月之卒章釋奠之明日謝子及來
子歸往見翁言胡子之請學也且告之思翁曰何哉
夫忠孝之播也夫孝思之成也孝以命忠忠以廣思
是故思禮則履思政則刑思介則隅思節則真思惠
則綏思毅則夫禮政節介惠毅六者君子之所以孝
也夫然故行成名立而親有顯德焉思之至也抑亦
惟六思之務而余是爲來子曰賢也敢不服伯父之
訓辭以承余父再拜受賜而歸謝子曰詩云樂只君
子天子葵之慈孝之謂也胡子以是請學焉 天子
且有昆命賦采菽以俟

贈潯州別駕王公八十壽序

余爲吏華豐之間道路區谷鮮往來其東去靖安三

十里四明王子時爲其邑簿政相通而鄉相問也其俗頽頽不受長吏約束恃其鷙性至庭下嬉言如巷居無官民上下之節謂來子曰惟是民不中度非函氣受性有殊將由政生事在詹邛而已詹邛有道從容有常以行其政如是而民不受表也者吾弗之信也已昔吾君子之爲靖江也齊之也雖不耶氏莫易其法其在南城和之以宣慈而民莫違其愛故理人之端介爲之本惟劉惟桑則由俗而已鄙人無才寔有過庭之訓敢忝所生乃治蔬圃於簿廳之西時之以自羨也於是民知其情率相告戒毋犯侯令王子敏於集事而質於蒞情凡令所不能直者咸決諸簿易歲而境內稱治來子聞之曰王子可謂能道親之澤矣夫古之君子其德慶者其澤長王子不惟已聰明之務而移翁之政以治民是以其親之德爲壽者也過人遠矣今年十有一月翁八十初度王子將歸酒以遠祝也因道王子之所以壽親者歸翁翁知而亦自壽也夫是爲序

易於而... 蘇... 來子... 曰... 王... 下... 直... 書... 卷... 之... 五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五 書

門人 丹陽 寶刊 男 獻策 獻功 蒐錄
歸安 芋坤 校 孫婿 何汝敷 重校刊

上二槐沈先生一

某往歲以問政揚舲鏡水之濱迺辱不鄙儼然臨教
之其間風俗異宜柔剛殊用凡諸已試靡不容承而
明公之賜過於百朋矣福地南歸百姓思明公之德
者日惟引涕于途遂相與咏歌駿澤寄思甘棠而父
老之敬事從遊者則又昌言宅中之寬蔽獄之恕治
繁之簡擊豪之嚴與民節財而不忍徇人以為惠以

法相守而不能失已以爲恭故其民蓋之如天怙之如父思之久而愈不能忘也汝賢於是益信明公體用之學而幸師程之有人矣所恨質愚性妄而又無學以充之故發而臨民雖欲有所作爲而進退緩急之間鮮有能中其理者古人謂識量不可強又安望如明公之致懇惻而有條理哉移縣至此作勞萬端日夕警惕無以自遣竊幸密邇臺端可以聞教庶免大戾以復厚望耳惟明公其垂神焉茲用舊柬茅君北運之便顛申問安之敬不腆菲儀用以旌敬萬惟
亮不宣

上二槐沈先生二

某伏自下邑則聞德之念不敢後於封人而臺省清遠參侍未由感情隰桑咏以自况使者至出瑤簡相示某受而讀之其辭溫焉若平生夫龍門所登士猶增氣而况大玉良金照耀千里者哉感固不足言也邇來道體萬福郵中凡再接令郎先生其容敬而不失其履端而不虛其器深而不測其辨博而不浮寔慶門之所珍而明庭之宅俊也後還辱賜書侑以良史獎論過隆殊非所堪某於是益用感中而自幸其身之不見棄於君子也茲因簿濬南運托

問安門下不腆菲儀用以旌敬臨風南睇無任心馳
伏惟強食爲士類倚藉不宣

上六峰李公

某伏自癸巳拜違台顏嗣後碌碌於舟車簿領之衝
靡有寧神常欲馳一介致瞻仰之私而冗不可得悚
罪不任每中夜露行望星漢表而盛德輝光乃奕奕
在冠弁之上蓋古之志人思以其身自見于世者得
一言之溫一字之益猶終身不忘而况谷成稟度
既教於筮仕之初飛章寵辭延聲於朞月之內錄其
迂拙而期以中道者乎其不穀誠不敢望於志人常

恐日月易流道殖鮮收無以仰稱門下勸責之意故
自調職以來勉守官箴不敢怠荒而家父時於寢興
亦必繼繼以無負獎掖之厚德厚恩爲誠顧志遠質
迂不知取裁而一時意見之客思又足以爲吾真宰
之累常愛張天祺在司竹治盜筍之卒正色罪已待
之如初所謂心無偏繫得程門之深者而某真有所
未逮也維門下開示奧極明誨以成之萬幸萬幸去
歲春聞天道無知不慙遺棟翁以重我門下孝思之
戚卽欲修辭致奠而事如蝟集維日不足荏冉以至
于今死罪死罪令親來又辱手教提誨之諄稱獎之

過感媿交集何以堪此緣述職之期迫在旦夕不能
祇修寸楮少露私衷所命已有區畫而令親與舊館
人猶相綖綖竟虛教命近得邸報冒在取列蓋門下
明揚之典不遺樛櫟而司國是者觀風之采遂及菲
葑耳然則門下錫類之仁豈曰瓊瑤而已哉夙夜矢
心佩服明德啣環之報不足喻也將治裝北趨引領
粵雲萬千瞻戀敬此問安門下不腆菲儀用以旌心
并帛一端奉之几筵望爲貞告外棟塘七問曩在貴
溪道中屬稿謹載拜以獻餘惟節情加飡永綏繁祉
榮懷之休邦家胥慶不宣

上瑞石江公

某自束髮時卽聞海內有瑞石公忠肅而哲宣光明
而慈惠華夏咸比之爲臯夔常欲正冠容瞻依於太
岳之旁一睹光範以慰平生而未有繇致竊伏江隅
豈勝傾仰長得侍直爰函丈於京師凡所開示莫非
淵源卽乃從青門遊又得聞德言之一二以爲大訓
是某雖尚在宮墻之外而觀德聽教之心已非一日
矣夫華夏貞元之會千載而遇一名世猶想聞其風
采而况居之相近不及百里者乎此某之所以瞻望
有嚴而未嘗敢怠也邇來道履萬福 聖明在上日

眷不忘某當敬候龍節於河洲之左矣近得郡主陳
實齋老先生所著溥天澤錄刻諸梓而欲仰賴文章
道德之宗師引重一言以光簡帙幾欲筮日遣吏伏
謁貳車之下而未敢率爾茲承青門惠顧敝邑請為
先容伏惟門下俯念亮其素誠而終惠教之不勝寵
幸

上歛齋蔡公

汝賢伏自蚤歲已仰芳聲江漢懸思末繇瞻侍每因
良辰望風引領去歲補令奉新因廖東溪年兄為之
先容計得望見顏色於聽事之堂而舟過丹陽德星

未至迴詢津人悵然而去不謂敝人迺遂得以職事
承大君子之後奉檄忻幸以為奇事癸巳玄月辭近
村老先生於康山道門下之政惇肅貞慈竟內神服
謂宜恪守成畫以頊後功弋陽按察柴公則又深慮
此縣之繁而極談門下之庸敏惠忠篤而不厭其議
論皆天下之務而得其精者汝賢蓋退而喜相承之
有法程也十二月至縣父老庭見稱述仁義喟然興
嘆汝賢聞之有感于是銘其堂柱而朝夕遊省焉所
恨質愚道遠奮策未前譬彼夸父之逐日形神雖勞
祇以自耗而無益于民事之毫末為有罪耳皂人歸

自京得手教拳拳如見門下矣玉省清嚴珠章論列
而由衷數語乃猶不忘後來之末吏如此則固宜乎
遺民之致其勤思也感何可言甲午六月聞仙舟且
至汝賢喜以報諸生及群吏及十二鄉之耆民莫不
延頸以望思再被神君之光而門下已揚舲於大江
之流矣事滯宜興不能奮飛此後常欲遣一介遠候
珂里而車舟簿領之衝日復一日竟爾遲失徐州詢
得從者之便故布腹心草草尚容顛訊候請教益也
伏惟門下察其夙宿之忱而垂神亮焉不宣

上實齋陳公

某伏自奉違台範望年於茲風雨昕晡實切瞻仰夫
海嶽何私潛植同被而膏潤所漸雖鯁鯁樗棘之無
知固有獨能領其造化之深者歸功高深分所宜爾
星斗瞻回固未嘗一夕而不在冠弁之上也恭惟

聖明在御賢哲奮庸而臯夔伊呂之任又海內之望
歸焉者某維日望方舟之來冀得以朝夕摠衣門下
耳某今蒙恩授職方主事志浮識鮮未知所裁矢將
日守老先生平日之訓辭以自砥勵以求不忝於門
下而未知得遂此願否也不宣

上靜思張公

伏審大介豫定爾雅不群鯁邑布德則烝人湛其露
慈龍袞獻言則通宇瞻其風節凡諸紳黻靡不欣承
而况受知之深如某者哉敬服敬服邇來道履何如
熙日樂親莫非至德達人遠覽夫豈世情忠求自盡
道求自得而已爾此某之所素知於門下而他人或
未之及也如何俗冗不常愧稽奉候茲特遣吏代申
問安之私惠山靜處造詣益弘幸推餘潤以澤顛蒙
千萬漸寒茂時節宜爲國光重不具

上龍門叔祖

比來萬福相別逾年始得奉承顏色真樂何如而遂

忍心東向是某之輕徇外人而薄其所厚者也罪行
可逃承歡之下不知曾爲洗刷此心否草木何知望
加培植然亦須相時而動大要只是明其心之無他
前日出于一時感觸之情而今日未嘗忘悔過之意
耳其他心迹與夫一時之造言則所以使地震怒
而終不可解者則尤望曲爲之辭而深爲之辨也雖
然昔者曾子爲人何如也三至之讒其母投杼而走
矣而龍門不以爲然不惟不形諸辭而且不逆於心
是龍門所以愛我者過於曾子之母也向嘗與子春
論及莫不以手加額雖然非敢爲佞也感知之深而

不可已也必舉以爲言所以待曾子之母者淺矣是又其之罪也

與周子亮

八月十四日始至安陵舟中眷顧時用於邑諒彼此
清不言可知每念與兄相知唯道義之故不在情
六齋不免忽忽若此豈情好之篤因道義有殊使
人可解也柰何柰何別來如何用功爲學之道只
在此心更不容他走使吾虛明之體真能不累於物
欲則感應之際當自有可觀者紫陽所謂闇然自修
要在默而識之不在言說真平生最得力處也吾兄

完粹之資其得於天者亦已近道又喜自束髮來曾
不爲世俗一切紛華之事污染卽此致修可願不忘
其初閩洛之風雅可尋也幸善自愛所觀游藝諸書
請且捐去宋儒精要乃在近思錄中真是滴水點凍
不可不三復過也如何如何少嚴諒已入楚矣渠途
中想亦是自有所得不知如何愛莫助之日用懸望
廖其地切同官當道吾兄所以屬望之者弟迂妄可
恨言之行悔時常有之近亦稍自省克求不愧於吾
元然不知當作何等人也兄寓近在何處呂年兄亦
時時相面否弟當十二月初旬赴官前此尚留越中

幸惟惠教以慰遠思不一

與包子同

子同足下來諭風氣日漓士論不立昆王大雅不群
動輒取訕於時輩是以雖有高明之見未敢出以語
人誠然誠然又謂近得不肖相與倡和真一快事則
不敢當耳雖然雅意不敢虛辱請遂以不肖一得之
愚未敢語人者為吾兄一言之惟吾兄惠教夫自王
道不明人失其情士失其學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
似以濟其私而內以欺其心其辨言浮論未嘗不欲
達權趨變以自托於君子之中席而其隱微獨之

間所以退藏其用而極其心思意慮之詭者則曾不
足以及有於鄉愿之門墻而其合世同污罔利懷居
固有穿窬之所不忍為而彼方且日孜孜焉用以為
裕圖竒訣而力為之曾不思夫天之所以與我者未
嘗不實而陰賊嶮巇極其所之必至於傷敗彞倫離
畔君父而莫之敢天闕蓋自周衰以至於今天下之
弊日入於此此風氣之所以日漓士論之所以不立
而禍亂之作所以相尋而不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
心未嘗泯滅而豪傑之士間或挺生乎其間其措心
立意思欲守其孝弟忠信之實理以求不詭於天下

之經而不能自己者則其見諸行事將必有廉靖清
修之節圭璋特達之行以自遂其本心而不忍苟群
於末風使吾夫子遇之亦必有斐然成章之嘆而裁
之以冉閔之科而顧誦言速謗群起而攻擊之是固
心迹判然邈不相入如雅鄭朱紫之不能以聲色同
而勢有不可強者則彼之所以誦言速謗而私惡憎
於我者乃君子所取以自考其明道修己之實而吾
心太虛之本體昭明靈覺瞭然於心誰毀誰譽真如
飄風浮靄之往來於太虛之體未嘗為之動
也如此則又何毀譽愛憎之足以磨其心而自降其

志自辱其身自沒其實以求免於衆口之囂囂哉但
恐執德不弘一毫適莫意必之念或得以潛伏於胸
中而不能出則吾之所以明道而修己云者未必不
至於認客作主而此一毫適莫意必之念反足以爲
吾太虛之障蔽是以道遠莫致而吾方抱其一隅之
潔以自安如東漢之季李膺范滂之流高爽峻潔各
相標置其意氣之所感召風聲之所披靡非不足以
廉頑立懦而庶幾托迹於伯夷之清而其所以卒至
於蹙困顛蹶以身質焉而卒不能化小人之包承而
用其儉德以成天下之務者正惟跡之太露論之太

銳在我有以致之而千載之下使人猶有遺憾焉則
彼譏訕之來吾亦無庸知其是非得失之何如而皆
吾砥礪進修之地矣孔子之所以有取於狂狷者非
狂狷之爲是而實望之以中庸也聖人以中庸之道
望人而吾猶未免踐迹於狂狷之路求諸吾心豈非
得其性之所近而姑爲其次者之過乎抑亦閔時病
俗忿疾夫外假天理之私似以濟其私者而遂置吾
聖人之中庸而謂是狂狷之行爲足以振起薄俗而
惟吾力以爲之乎夫聖人之道剛健中正純粹至精
不過乎物而物不能違譬之日月星辰之懸於霄漢

無容心是以至明極察而萬物莫敢傷其明使無
而不免於狂馬則是猶有狂之可議也吾而不免於
狷馬則是猶有狷之可議也吾有可議彼從而議之
則彼之所以議於我者乃吾腹心之實病根據於中
不自知覺而賴彼良醫一朝之力而後攻發之也是
則其爲益莫有甚焉而遂夙興夜寐隨吾良知之本
然而致其精一之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其性情
隱微之間而反觀內省果無一毫之遺恨雖君子之
正誼明道本無先獲之心而我理所同物終不得而
蔽之亦將信其爲君子之中庸而譏訕亦有所不及

矣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二。人心之善乎孔子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君子之為學非以
求異而所以率其民彞物則之同其待物也非以求
同而亦不能掩其好惡是非之實人不愛情亦在乎
君子自為而已是固吾兄倡之而使賢之和之者也
說有未安不厭往復

與孫右文

為別亦幾時耳懸望之私累形夢寐柰何兄不于灣
中一泊而使我無侶也兄近日懷勉何如悲傷之餘
尊體不太勞否兄純心至孝乃弟所知前日慶壽之

慈所以用其慰解者尚有小弟在也今老伯既已悲
傷年嫂夫人當復以哭泣主朝夕之奠誰為兄舒此
煩鬱者每一動念心神俱飛雖然願兄以弟譬之弟
為諸生時老母即已見背矣痛毒十年始得一第尚
未知幽冥之中能知與否而伯母乃從容善養聞捷
而終兄雖有無窮之感而視諸弟亦可以寬毫髮矣
弟既與兄越遠不得朝夕聚首如慶壽時弟有失德
或處事有不合義理處兄即宜惠教不可遲緩更望
兄據經守禮以為鄉邦風益務涵泳停蓄茂經濟之
猷出而輔翊 明聖以答臨軒明理識時之問則同

非是存和卷之五
榜有光而弟之不才亦可以考德而問業矣千萬千萬舟次嘉禾理宜奉哭伯母且宿約不可虛第弟有汝工之戚急於東歸終鮮兄弟兄所素憫也惟照恕不宣

與舜才舜卿

穎川不得奉別心甚不寧途中不偶不得計日以報以此知昆玉之懸情於我也承庇通籍仕途計得以微祿養親勉盡平日之志不識如何有所見望不吝惠教千萬日用工夫不可一刻放過時時提醒此心可也古之為學者莫先於辨志提醒此心即是辨志之端舍此無志可辨矣戒謹恐懼卽所以辨志提醒此心卽所謂戒謹恐懼也如此則欲念從何處入久之尚有不言而喻者未可輕以為語也人行草率附訊餘種種惟心照不一

與茅順甫

九月二日得賢弟上第之報而修撰林允適飲敝宇相與傳觀蒙以為間世之珍也願納交焉明日諸生賀於庭下山人沈懋學氏特人問訊又明日過賓舉觴寮友樹旂輿人皂人以曾及迎送識一面為幸賢弟文華迺邦家之光而餘照所分先及鄙人如此豈

不欣躍然鄙人知君乃在毓秀之樓誠不待今日而後決也潘弘回言不為魁解賢弟甚不樂燕琳趙璧世不易售實過其名才士之福卽此二端可以自解矣

與姜廷善

昨過常州訪昆玉不得見悵然久之惟與楊子同坐虛亭而已進謝文宗半日惟談清才喜不能定云考卷爲錢黃門乃郎持入京矣抄本亦復不見過蘇當取諸京師刻示人士又言新昏之後得此雋選亦竒事觀其氣象當爲翰苑自來文宗垂情文士未有若

此之厚者尤宜痛志用工它心飭行爲宇宙全人不可忽忽度時也家中無事卽宜赴館樂羊斷機古史所稱千萬刻意致功毋或二思虛廢景光塗山之行足爲明鏡然於此消克得去亦可以析理欲之分而辨義利之端其緒餘又足以爲養身之助過承相厚輒露其愚望自愛重姚年兄獎勵文代賢一作必如溥天澤錄敘方可萬勿戲爲六朝也相會尚遠各努力明業不備

二

廷善維揚霑襟賢甚不安宇宙許大豈必促膝為懽

耶賢所以妄意高明之室者正係此思耳仲宣其曲圖之考貢事亦一機會文宗多留情首選親老矣功名之際順則行之固不可乘時追射而懷幸得之心所以守身也又不可當機故避而取豪傑之譽所以事親也守身事親二事一道願合觀之千萬

簡眉軒誠軒伯舛二父

秋來白雲時興瞻望日切境內大旱承上官相體得作全傷可為一齊但近來氣體不佳鄉人絡繹殊無善况子失最可畏者兩後苗榮高下青青似有粒食之望慰甚慰甚北音仍舊
公尚未補書來者言有

留以承乏之意而梅谷蕭公知之亦詳但遠方小臣終鮮援助恐為有力者所奪寄信討官人猶以為舛也况不寄信乎姪思丈夫湏於此等處立得脚定不妄隨人得之不得委順于命庶將來有受用耳蘇公謂臣雖至愚不敢由它途以進大哉言乎秉以為訓昨報陞同選休寧王兄戶部計吾輩亦只在八月間有消息矣恐記念敢吐實以告

簡眉軒伯父一

羅工部到縣六叔仲莊曾出與講議否此非常人母相失世間惟有講學一事不消畏人非笑却畏自己

有可非笑幸轉道之家中百事諒羅垣自有處坊牌
亦何須苦苦要蓋世俗所榮道義所辱兒童所憐識
者所鄙君子慎之賢今日之事豈忍神揮電閃求能
吏之名惟有興學勸農振貧安富而已陳四歸草草
餘須韓十四來時詳布寓滕閣姪汝賢頓首

簡眉軒伯父二

書來仰見眷眷尊懷莫知所報惟有洗心修吉之途
振風喬木之表始為不辱知己耳言謝則虛物酬則
菲皆非所以待赤誠尊長也非佞非佞世情乃爾翻
騰倏焉春融忽焉冬烈若難乎為處然自有天地以

來兩者循環則然矣誰能逃之君子定志不眩於俗
譬彼浮雲付之一笑而已若失已以徇人日亦不足
吾亦何為勞勞費此正當之精神耶古之人以標名
青史為望豈閭里所能表揚老伯且姑息此紛紛者
勿論可也卜居事實以無力不敢過想有福分者任
自為之賢只求短椽數楹日可讀書夜可安寢足矣
王謝之堂今復安在午橋名姓亦已屢更老伯且試
思之何如石厓叔公言言至論教我愛我者深矣一
鶴之托半年不報可乎今差人往海門得其二留一
在此蓋千里應和九臯聲聞願隨風翻共濯青昊耳

固不敢以琴鶴自許也在此喜妻柔女順弟悅子嬉
甚得天倫之樂所恨德性未純動多謬妄服食不節
疾每發生常勤老父之憂益重慈堂之思耳家書父
東大備不及一一

簡眉軒伯父三

遠辱惠顧真見至情而姪日夜奔馳曾無一隙之暇
膳羞寢興殊失問視且風雨歸舟三僕蠢愚豈能侍
直汝賢萬罪萬罪到家想小大俱安可喜可喜父親
康寧不勞過懷昨戌時得一子名曰令生父親甚喜
茲姪以武舉事赴蘇望後可歸十一月朔可行矣囊

無資斧奈何然此迺是好消息迺伯父所深望於姪
者敢不益勵清節爲軒然一大丈夫乎鄉人相會可

吐實情

聖明在上自有公道固不在區區書帕間

也于肅愍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閭話短長之句
伯父以爲如何望思之五石別時甚愴忘分之交海
內所難對酌焦山潸然涕泗汝賢謂某於老先生迺
道義之別不勞若此五石亦抑情登舟蓋在彼則宜
鍾情在汝賢則宜正色而對也僚士甚服汝賢之不
阿二弟致意不宣

簡眉軒伯父四

將趨徽州辭巡撫晚宿僧寺相思爲勞且自滄洲先
生去後不得一字道里日遠我懷如何地價已還南
屏叔祖然終非定居况事無下落而永南叔祖日以
後價不足爲辭作舍道旁竟當何似此惟渠可以自
處之朝以處夕以償不敢負也處而不得猶當割地
與我承受不當置之終不處而已也伯父其爲我籌
之東洛之說想是戲談不然何以久不見報今此處
資斧已盡入京雖有相知在彼然干聒太多又不償
息恐盡叔姪之歡當別借以資用家中之租東洛根
本一粒不可動也汝顯姻事寔出天緣室人子不以

所帶釵爲吝懽然承其意似非婦人常格且撫之同
於會生衣服飲食無少差異我心樂之積病爲退然
非可以語人惟伯父處可言之耳姪入京不知何官
倘得如所自欲明冬決覓一南差稱觴叔祖母膝下
且期與伯父鳴金伐鼓呼月西湖不知可遂此願否
蘿垣老叔之喪已及大祥墓想有宿草矣何時以隻
雞斗酒哭其墳土乎餘情萬種不能一一伏惟神亮

簡眉軒伯父五

伏自雲陽解舟千里感德每食不忘到京日與十六
叔父講頌以寄所思諒彼此同情時常一念及也

陽行時士夫民人塞道相送厚而有文汝賢揮斥包
篚不令近舟而惟與一二生徒談論達京口故贈詩
者有魯恭不止留三異劉寵何曾愛一錢之句汝賢
始自慰其三年之勞而感伯父月下丁寧之誨矣詩
聯可令李海刻置小軒此盖于都憲之盛心也豈曰
好名良感其意耳入京盤費甚大只得牢守不欲問
有餘於人此譬之魚之飲水冷暖自知而已以虛名
論之當遷顯秩然而非所愛也惟求清淡衙門讀書
養性以須大成耳此言已定諒可從願伯父以為如
何

簡作泉弟

前奉一書覽不霄見月白晝看雲無時不在懷抱
也柰何比日新湖叔父萬福汝百亦宜南歸承顏之
懽燕喜之樂真兼得之比之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役
役異縣譬之魚鳥軒翥斂翼自投他籠而不得遂其
江湖山藪之思者得失可知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當時一諾之輕其失已至於此矣庶幾夙夜則
亦有可免者唯求進德而歸以贖不孝之罪而又不
知何所用力也王子博雅可處近日所作又覺切理
此雖不欲認為已功然亦可以因此而自免於坐食

非身存私卷之五
之嘲矣如何賢在此漸為士夫所知人事頗勞義以
官府遠嫌不得交通賓客而應酬之節有不得不然
者唯謙以處人介以持已而已

簡子旦弟

槐亭送別又四月矣出北關曾有書相寄達否此處
路當南北之衝家信易通鄉人聯絡常問德業而以
不通信耿耿以易通而不亟通故也達士神遇君子
志孚子旦能亮之否耶才賢晉升實關氣運非苟為
一家之光今秋大解測之士論自當屬諸子旦然區
區所望於子旦者有深思焉諒子旦之會吾心也字

雷許大知己幾人惟自脩而已叔父茂神正學端履
大科叔母內外宣慈羣姓咸賴子旦承顏聚笑之餘
亦曾談及區區否白日流雲冠峯獨立縱目江海之
外浩然高吟此興想自得之無任遐睇

簡汝雨弟

汝雨契弟足下前日在家雖不得日望汝雨之眉睫
然猶幸夫居之不遠而猶得以見汝雨之室廬也乃
今則有不然者矣草堂幽靜真可以讀書而柳渚竹
磯又可因之以吟咏其性情之正往來樵牧馮石而
與之談朴野之風真率之意友若有勝於文人韻士

之說者賢也夫亦采江若之英而拾瓊枝瑤草以自
獻于 明天子而已其他務外好高迂怪踈狂之說
內不足靖其心而外有以致夫里中少年之誣誣者
志有所不屑為而義有所不敢也特以結知汝雨有
不容不言者耳汝雨其亦肯聽而行之否乎所作文
字幸多寄來子明在家宜時相考問以資進修彼直
諒之士心迹無隱賢寔心敬焉况彼亦素知汝雨之
為人者汝雨千萬自愛易說留此一看惜其見理多
不透徹而猶滯於場屋遷就之說是以看之多不得
力集說如已買得早以賜下尤感 貧莫貧於不知
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富莫富於自足貴莫貴於自立
壽莫壽於流芳百世夭莫夭於得志一時 右書書
房壁間迂闊之說能不亂清聽否

... 卷之五 ...
... 不 ...
... 不 ...
... 莫 ... 不 ... 莫 ... 莫 ...
... 莫 ... 不 ... 莫 ... 莫 ...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六 文

門人 丹陽姜寶刊 男 獻策 獻功蒐錄
歸安茅坤校 孫婿何汝敷 重校刊

先妣淳孝紀實

先妣姓孫氏外大父敬仕為陽穀主簿為人踈直不
治生產然又性慈惠好施有告急者輒盡所有與之
治陽穀不持一錢去巷居三十年讀古文辭自娛澹
如也外大母裴孺人有士行寔生先妣京師生適貨
王者至命之曰王其小字曰京云年十九歸南峯先
生曾祖直菴府君年七十病疽醫馮公曰按方藥得

... 卷之六 ...

指血調者效衆遂厚直求刺於僕者諸滔先妣曰焉
有治吾親之疾而刺他人者乃祝天手刺中指血進
三日疽生肌復七年卒祖以喪毀病先妣乃日夜籲
天向斗拜者六月卒不起先妣憂勞耗病始此矣祖
母治家嚴整先妣歸卽得其歡心有事恒先意為之
不俟戒母疾先妣日治寢食以從三年不入私室歲
蠶稱絲獻祖母無私縷他所為視是事家君如賓汝
賢生而孱弱稍長則使受學於靖菴蕭公且曰願兒
務實事母自惰也汝賢蓋退而扁其讀書之齋曰實
修云正德己卯三月疾庚辰四月十六日疾革撫汝

賢背曰汝必毋忘務實之訓告祖母曰婦不孝不少
延以終事母也言訖而卒生於成化壬寅三月六日
卯時年止三十有九弔者曰趙孺人失其良婦哉祖
母哭之慟仆而蘇於是曾叔祖按察公為文以哀之
其辭曰汝為吾門宗婦兮淳孝以自持既肅雖以貞
靜兮復穎慧而夙知采蘋藻以潔烝兮旁續紛兮饋
餐出指血以瘳疾兮調藥而進之三易日而膚生兮
羗昊天其正之告汝夫子以嘉穀兮宛蘭芷其既滋
舍汝姑而逝去兮予知予心之不忘也播江臯之芳
蓀兮陟崇丘而汝望也將從湘君於澧浦兮魂冉冉

其不返惟柔仁之履祉兮何造化之相反斬孺子其
修能兮侈瑤章之自天惟生嗇而死豐兮庶慰汝於
九泉於是遂私謚淳孝以代諱也嘉靖乙酉清戎御
史臨清王公聞之大書淳孝之門以旌焉且將表揚
於朝我家君謂是事舅姑之常也辭不奏然其事迹
章顯不可掩邑之稱孝婦者必曰孺人孺人云

武庫余公行實

公諱禎字邦興世居縣之下坊父秉清發解為石屏
知州母宜人廖氏石屏公常夢直栢生庭三日而生
公謂人曰吾知此子之有立也甚愛之七歲能詩文

弱冠補縣弟子員博問精思韜志矜節毫髮不妄取
予督學黃公雅重之令縣月領膏火以資其辛勤弘
治戊午領鄉薦時縣學已七科不入賓籍鄉人爭羨
慕之而公殊無喜色愈自退抑人遂稱為余君子正
德辛未華林寇起當會試之期通判江穎推上公且
具資斧以速其行公曰時方不靖吾父母垂老而亟
亟焉惟功名之務不可使聞於人遂不赴是歲春寇
果攻入縣城諸弟棊槩被掠以去公哀其貧而莫之
援也為之粥鬻黃城之田以贖之寇生歸二弟而公訖
不責償夏寇又掠其友馬慶之妻入于寇穴不屈則

幽之公告於鄉大夫士捐金三百以歸之窮而能施
如此蓋天性云甲戌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時
方營 乾清坤寧二宮公受 廷命採木江南敏事
以濟而民不擾有白金彩幣之 賜繼丁內外艱公
志哀履約終喪足跡不入公門己卯六月聞寧藩之
變公忠憤奮激遂與監察御史南塘宋公散家財召
集鄉兵李英等三百餘人欲乘虛擣其巢穴比至則
都御史陽明王公已提大軍破之矣庚辰起復改兵
部武庫勞勤著稱嘉靖甲申七月戊寅 上命致衷
殷禮爰納羣議先生以 廷論忤旨被杖以率卒無
遺蓄以資殯歛厚施而薄積豐於守節而屯於奮庸
君子惜焉為人謙冲而虛正直而易庶幾追迹古人
者嗚呼賢矣操行以迪貞窮達莫或渝之豈賈譽也
哉爰暨其時未嘗不觸諱崇議也得正以沒世又何
其保終純固哉嗚呼若公可謂君子人矣

草亭處士東翁行狀

東氏之先本出漢二疎新室之亂始自東海避居沙
鹿山南故去足而為東宋靖康間東振祖以右職補
統領率軍士由南陽至合肥復渡江徙今丹陽邑東
三城里傳八世至崇芳生泰壽泰壽生文豹文豹生

希武希武生旻勤敏承家晦德弗耀旻生子三伯曰儀仲曰篚季處士儉字廷節出側室金氏為人豐儀性峭直不能容人過然機械事一毫不有於心用財惟義是視不妄費而或有緩急叩門無弗貸者尤善惇宗姓有強梗輩則敷之以禮貧窶孤獨每周恤之有外侮必悉力爲之捍禦或致訟則百計解紛務抵安全於是鄉黨服其義有不平咸請質之曰願受東翁一言無令官府知也弘治己酉上命大通運河人夫分工陵口者雨雪載道凍餒死相繼卽出已資助之不復責償多所全活者郡守吳公義之加禮焉

正德戊辰歲饑又傾廩以助賑治家嚴肅非祭祀賓客不設酒醴綺麗珍玩博奕之具不蓄於家惟好聚書史以教其子東爵命之曰吾宗本華遠亢是宗者其在汝乎旣乃命遊府庠復命北學於國子遺書惟以親賢友善勉修行業為言不及家事東子感其言益大肆力辛卯果登鄉薦翁喜曰吾賴祖宗之澤得發於汝汝當矢心勵學樹功茂名衍及二孫吾願足矣至其作事議論多契前聞在外日少故行多著於家云生於天順甲申七月七日卒於嘉靖癸巳十二月十三日春秋七十配尹氏東子娶武進鄉村金惟

非泉在利 卷之六
五
遠女女一適同邑蔣野賀泮孫男二長曰書聘武進
前黃楊雙橋女次曰修聘武進祁莊黃鶴沙女孫女
一今年乙未十二月廿八日東子將終事於蘇橋上
塢新阡之原東子以予始吏茲邑嘗訪聞公之為人
東子又雅善予也從予請狀故為著其實如此

元春先生墓誌銘

先生生弘治丙辰遠端陽一日厥考文學先生曰是
予家子是其生也且是日也按而命之曰孟陽七歲
知少儀不與群兒伍十三受易右參政張子德珍日
端坐讀書不徹張子曰此殆有志者特恐過苦耳十

七遭父喪奉遺書陳諸柩前泣曰兒不類不能畢以
從先人於九泉也祊之神殛之乃摯明經博問精思
親見其蘊終夜兀坐燭光達于內母華孺人憂而止
之遂移書冠山寺冬月夜既央無火則擁衾達旦足
如冰僧定元曰不恤其身而惟茲咄咄者恐有他悔
勿聽正德己卯試監臨不第歸語余曰日月逝矣若
之何余曰傳不云乎經師易得而人師難求東海先
生者士行之表也曷稟學焉曰吾志也明年五月從
先生受尚書時余母亦已沒東海先生欲使知勵之
也乃誠以辛勤率之孝弟先生喜得師愈務精進東

海先生曰張子有志之言不誣哉嘉靖壬午不第書
室中遍揭肯綮暮年而周云先生元配胡氏司寇胡
公之女也既歸室遂婚其仲弟元夏季弟元秋胡生
一女卒請繼室於韓不能二稔又卒請繼室於王及
中表賦役交慶瑣屑不理成叢於其身丙戌避疾武
林從者死猶親為之斂予往視疾則顧予曰大命近
矣義理不明慚負師友若之何蓋死而後已云明年
正月移疾歸二十有三月卒卒之日宗黨無小大成
造華孺人曰傷哉是夫子之守子也誰卽似之王氏
抱元夏之次子立於柩前曰亡人已矣矢死靡他宗

以是紹名之曰紹宗胡氏之遺孤女則以許嫁蔡子
公毅之孫望族也嗚呼先生以溫粹之質詳練之才
遠大之志堅守之守天其假日焉來氏之亢宗亦有
賴也詔謂止此也哉兄弟之子猶子苟有人焉亦可
以妥爾矣墓在湘湖井山去文學先生凡一百十步
銘曰濯雲龍蒸天步罔程深水魴頰尺波靡寧賜也
弗如回也不幸謂天蓋遠彷彿誓盈盈不明河漢懸彼
繁星此邦之人胡逝乃英爲宿爲碧爾顯爾靈嗚呼
已矣猶子入室是裡是承大姓亦耦庶祥庶迎嗚呼
已矣庶鑒茲銘

查處士墓誌銘

代作

嘉靖七年正月九日門人查秉彛有父之喪既含矣未瞑也則路而告其諸父昆弟曰孤不類不能卽顯於孤之親六十有三年以沒孤死有餘刑唯是封堂之事所以謀貞父者其唯我夫子乎乃瞑外姻至亦如之父之執至亦如之乃卜葬地道人塘北卜葬日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兆以請皇皇如也余曰銘之哉其諸父昆弟曰查氏自婺源來攜李十二世矣又自攜李遷海寧十世矣御醫我國家之賜官四世矣有自稱一愚封奉政大夫沒以鄉賢祠焉者則處士之父也處士及其配周氏奉之務盡道理奉其繼母王宜人猶其母曹宜人也夢萱志號終身貞之及見王宜人則忻忻然若弗之貞矣讀書遇有得輒手錄示諸弟禍患繇役躬先之良貨田宅則推共之示子孫以端履儉德母立於過是故秉彛能領鄉薦秉中秉直秉衡能為邑子弟員志學志譽志高志文孫也能就外師余曰是能家矣銘之哉其外姻曰處士之居鄉則善矣年饑里人弗能輸也則盡為之償而慰之曰今勿為官錢楚矣及鄉飲也為鄉賓余曰是能鄉矣銘之哉問其友曰處士好古不倦精長於詩詞晚

留意數學所著有箕裘發微雪坡蕪稿凡若干卷余
曰是能學矣銘之哉居數日則持其叔父方伯志齋
先生之狀來余曰人言可信也觀狀而知其名繪矣
知其字元素矣遂銘曰宜爾親比爾隣治爾心用經
爾隱德

伯父劉毅處士墓誌銘

劉毅處士之族墳墓在湘湖井山乃嘉靖戊子陽九
之明日處士正衣冠卒矣唯處士之遺言余惟余祖
父是憑是依子博士弟子員膺薦博士弟子員膺選
爰用據經陳禮罔敢渝越毀骨墨面奚翅慙八鄉大

去士曰有子及葬之期在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則
以狀號其從姪汝賢曰嗚呼已焉哉墓有志禮也請
從子成禮余唯處士疇昔之事宗人實共見聞審厥
狀核哉處士服善翁之守子性至孝既冠卽竭力當
蠱不敢裕翊翊如也樅樅如也甘滑唯所欲有末疾
佐餽唯節志志如也少差仰天呼曰庶幾無自速戾
哉斯如也叵測皇如也卒矣棺內外唯禮質如也密
如也太孺人華哭之哀則戒家母踊母哭母致夷于
孺人煢煢如也退則袖幾脫水矣克克如也漣漣如
也字諸弟無私貨財唯和唯友唯因其心詳詳如也

惻惻如也諸父猶父諸子猶子凡百餘指悅安之雖
 雖如也教其子唯其師旦旦如也米商韓彥一亡金
 六十銖許于于然與其徒去之矣追告之曰行李無
 恙耶索諸袖曰亡吾命矣曰無傷也予幸拾取以還
 汝今而後慎之哉介如也閔如也有逋官鹽者素稱
 惡少醇厚君則索之其人磨刃以前處士曰叔父何
 罪官鹽余實徵之女母憐我叔父即殺我無汝于徵
 其人愧而止挺如也閑如也元配盛先卒不謀繼室
 者十年服善翁曰詩稱有齊季女者獨非宗婦乎夫
 然故繼室張引孝引慈賓如也孿如也既而女淑玉

男膺福膺爵孫男子鶴子鳳與未命名之孫女子臻
 然盈庭矣則皆輯以少儀整如也淑玉之生也處士
 鍾愛之相攸得舉人黃九臯纓馬與俱有疾先處士
 旬之外卒處士哭之疾甚麾其婦女使退矍如也以
 逝唯五十有二年距其主則成化丁酉十月十七日
 處士諱湍字元急與余父南峯先生同五世祖於余
 為伯父五世祖諱思名高祖諱勵曾祖諱濬祖諱宏
 考諱輔是為服善翁來氏自開封來蕭山自大戶府
 君至於處士十六世矣載諸譜牒列如也銘曰
 湘湖澄澄 井山亭亭 從祖從考 良夫佳城

馳章自天 隱德用宣 過者必式 視此銘言

叔祖母慈淑孺人黃氏墓誌銘

史曰嗟乎余讀宗子統狀其母淑人之行也未嘗不
泫然流涕也夫貞烈弗耀則懿範疇昭焉是故孝子
于範則弗之有悖焉爾矣夫鉅燉弗宣則德音疇嗣
焉是故孝子于音則勿之有實焉爾矣夫至謨弗贊
則幽履疇播焉是故孝子于履則勿之有越焉爾矣
夫理論弗章則苦節疇甘焉是故孝子于節則勿之
有渝焉爾矣夫勞庸弗敘則成教疇立焉是故孝子
于教則勿之有忘焉爾矣余讀宗婦行之狀若是其

備不能不致感于茲五者而重有以歎也宗婦姓黃
氏文峯望族厥祖曰某種仁惟滋藝義惟宜廉狷風
于鄉鄙厥考宗遠秉謙爲基嘉遜爲幾清修表于縉
紳時維宗婦明慧夙稟稗而穎靈是故有形魚之質
巽順素植長而端凝是故有羔羊之度儉共成性筭
而穆真是故有幽女之朴動容遵紀醮而敏膚是故
有趙姬之肅史曰嗟乎是可以徵懿範矣暨歸于栗
齋秀才昭問類藻維德之行外則事樂菴公敷猷賦
箴以勤王陞裕無難色內則事毛孺人怡顏若志嫺
無間辭時維宗婦祿衣蘋菜以趨牖祀是故有尸齋

之式糝醢滄隨以載奔鼎是故有味旦之箴煦嫗覆
媪以處媵侍是故有小星之惠左彤右悅以閑姬娣
是故有采芣之賢史曰嗟乎是可以徵德音矣乃樂
菴公卽世值毛孺人卧病籲天祈祇恃以無恐髮冠
菲履允襄居約匡謨層策厥助維多時維宗婦孝以
遇妣保傳攸諧是故有孟光之操慈以庀下臧獲胥
洽是故有萊婦之守禮以别外交游稱慶是故有鄧
曼之善和以洽内閨開感化是故有左嬪之才史曰
嗟乎是可以徵幽履矣夔痛而心瞿相繼以隕遭家
多難群責畢萃連時不辰百憂忡惓時維宗婦方舟

泳游酌其淺深是故有潘母之誓米鹽靡密節其盈
縮是故有陶母之儉裂珣毀鷓恒思未亡是故有貞
姜之矢授鬯委瓚以隆主裡是故有敬姜之戒史曰
是可以徵苦節矣旣宗子統采于芹泚孫子曰升豈
而發聲時維宗婦示之義方率之彞典是故有鄒母
之遷約之儀軌申之信令是故有程母之警爰訪女
誠爰整閭則是故有班姑之正爰斥宗器爰飭掌回
是故有孟母之仁史曰嗟乎是可以徵成教矣夫孝
以徵節節以徵履履以徵音音以徵範是五者士大
夫之所鮮也而宗婦有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亶其然乎亶其然乎宗婦生於某年月日與栗齋秀才同祀少栗齋秀才二歲卒寔嘉靖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三生子三男一統配徐女二一歸孫蓮一歸周鯨孫男二日升配王道升尚幼孫女一許嫁曹南滇統將以是月十八日祔葬于栗齋秀才之墓求銘銘曰維天呈象寶婺含光維地效法坤珍秘藏維聖建極欽儀定方維賢樹德恒貞用彰易稱帝妹以祉元吉詩贊文母永世作則書敘堯女媯汭之卽禮表宗婦勤修內職於皇亢宗代有令人宗婦敵耦繼繼繩繩以族五宗以諧二親以效婉婉以徇賢貞維是有辭

宗婦栗齋之配珠英蕙纓玉儀蘭珮星潤璇璇月輝
朧朧馮媛靡並樊姬克對維茲子孫勿替引之雲軒
玉樹雪圃瓊枝竹岡窈窕幽靈寔祇勤于貞石永克
有辭

明故淑宜孺人來母黃氏墓誌銘

余讀詩至江汜之以喟然歎曰嗟乎女子陰柔其道
頻牽古則有之非深山大澤曾龍蛇之懼生入宮見
忌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夫蒲蘆負桑蟲鵲爲巢待鳴
鳩居然七子豈非物之生以相濟邪雲蒸于太宇風
以爲友而托以子雨况茲氓乎世俗少恩至或嗇其

嘯歌乏夫之祀而已遂以不食悲夫淑宜孺人者名
丹巽屏君鈍之配也父處士玘及笄胥巽屏而嫁焉
巽屏方孫學類宮鏡考魯故以自刷磨夜過半跋燭
屏處而待居常墨墨恒以弗獲逮事尊章選士民義
公太孺人湯氏爲憾享祀惠時思媚于吳氏姑終始
肅孝巽屏少嘗育于丘嫂汪孺人旣長事其伯兄散
官哲及汪孺人務盡道理孺人恒揆志逆承母敢自
遂處諸妯娌子姓外內戚私咸有婉節上下安之以
故巽屏得銳情斧藻無內顧憂居頃之免而不育孺
人亟謀姊妯之宜子者巽屏曰何哉汝寔生子而是

之從邪對曰妾聞內婦以廣姓不聞割宗姊有子妾
亦幸而有子百歲之後拜於墓園油油然辟烏鳥之
集配林不亦慨乎巽屏笑曰子言則是姑須焉孺人
曰噫是河清之候也妾則不能以明日矣巽屏用其
言陽鼂告于閔遂問于媒氏聞錢唐王氏之有女士
也委禽而受之逾年來歸王孺人冲華淵令喜愠不
見于色與孺人甚宜生二子尚忠尚志生而王孺人
病以逝孺人慟之斂而葬之湘湖之山旬歲裁食時
巽屏亦逃名澗泉閉門閱古人書葆真息機世俗一
切浮沉變幻塊然不入于心惟孺人日務穀誨令通

非泉存稿卷之六
贄于良師傅母漂說否徵黨于鷓斯具慶堂火孺人
亟抱持二子辟于奧隙曰兒在此餘皆外物無傷也
愛而知勞二子因緣有所樹植不爲群兒及尚忠取
于金生子賁亨尚志聘于童而孺人亦遂不起矣卒
之日二子隕于地居喪致毀寔嘉靖己丑九月三日
距其生爲成化癸巳十月十有九日享年五十有七
遺言遷湘湖之山之柩陪葬筴竹山新阡巽屏以周
易筮之吉遂筮以明年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如其
言葬乃命其猶子博士弟子員尚文著狀請刻銘于
石納諸幽嗚呼若孺人者可不謂希人哉夫居室之
難同衾而疑曾不顧趙氏之無火炊陰性則然矣若
之何其道之孺人昌胤之謀如耕之待秋王孺人辛
勤生子還授孺人曾不身受其實殆天以篤孺人邪
何值事之奇也若孺人者可以風矣余故表而出之
以附于螽斯詵羽之義云

趙子忠墓表

五溪先生坐端範堂來汝賢林應麒侍有泣且來者
使人問之曰處州百姓趙子良也小人有弟幸大人
校士第一應舉錢塘病於疫遂不能南九月二十有
二日卒矣嗚呼痛哉唯是旅貧不足具櫛拊有能言

諸大人者其庶予有歸乎言已復泣下先生聞之曰噫有是哉趙子忠也豐才近年胡為乎然哉是其為人則能醇謹為敦厚矣胡為乎然哉游魂何之是在師友二三子有是心否乎乃捐俸金百四十四銖治其殯命賢也麒也視之子良始能以其柩歸葬次祖墓七尺且移文州縣勤恤其家母俾失所子忠亦幸矣哉汝賢竊惟先生之於門人恩義唯均並諸父母不幸而一旦焉者有若舉人沈勣有若生員潘有年死死扶生唯力是視然勣之亡也先生方在嘉禾有年之亡也又值先生之還錢塘也處州距省甚遠子忠卽沒於家父母兄弟妻子則安心矣日月告訃先生且不得知况知而使門人之殯之視回猶子乃今於先生見焉爰用私識其事樹當墓道以幸子忠猶有鬼神必長其三月之孤以嗣之世世傳誦有去此而求薪焉者鄉人咸有人心必母待予告矣先生姓萬名潮字汝信五溪其別號也江右進賢人魁辛未春闈督浙江學

春闈督浙江學

歟及李先生讀書其中學成而後仕蓋東方間氣稟山川之英華焉於是學士大夫爭侈歌之然後桃源之名始聞於天下蓋亦余所欲登云夫地貴耀嘉不係幽顯茲洞者所謂晦興由人者非歟吾聞諸李先生云洞之勝上多青雲下多箭竹舉火洞中則固山出煙蓋茲山之所通氣也顧不偉哉廣谷大嶺崇原邃游所函造化之精蓄而後通必有所鍾當在人物而青琳赤瑕白金丹錫珊瑚玫瑰之類世所稱珍者不與焉雅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李先生者蓋茲山之產云諺曰高山百疊千年一及信哉言乎昔

者仲尼仁聖岱宗賴焉當時豈無良域仲尼殆未之開跡爾夫自仲尼以岱宗聞七十子亦各以通才著其所履子皙稱沂子騫稱汶子夏稱西河子由稱費天下之大魯爲元服有自哉夫李先生方務綏德茂功宣學惠問以追鄉先民所服行者皆夫子之教也昔子游宰武城謂有澹臺滅明然後知武城者以澹臺氏名夫地靈生人惟人實終之李先生卽進於諸賢之域也洞之名與泰山相望在魯境不亦可乎來子曰昔李先生之舉于鄉也郡守李公夢羽衣神人言今年登第者一年少實居桃花洞之麓信神之降

茲有徵云

黃氏嫂傳

蕭山之水清比七縣爲勝而西河者清之會也嫂氏生其間焉固已出塗泥而濯之矣真良耦也歸予兄性愛精白不待鉛韶而動自純雅有君子之清風焉真又良耦也乃龍之年蛇之月溷此塵瑣不足以留仙人之跡而又適當予家之多薑予兄夢食耦失至大者而貨其次者於商商固靳其大者而予嫂以六月仙矣有是哉有是哉夢之於人含祥托咎近祉階亂豈特予兄爲然傳以貽好事者之輯錄云

外史氏曰周官六夢之法於今不傳事應與否不敢知矣但就所夢而論之則誣邪偶邪憶之非其真邪夢常事也而耦卽耦人之所常食也乃入其宮不見其妻何邪夢耦亦常事而失其大者得其次者又何耶若以非誣也偶也非傳之非其真也則猶有鬼神焉必長予姪榮貴之以耦於時靳大耦者其將待次耦者之撫之也歟

眉州孫文懿公事蹟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有幾

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且之言也公特善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東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

書奉新胡氏繼嗣分書後

看得胡二三始因無嗣懷抱親甥羅節瑛改名胡檀相與辛勤營運致成殷實後胡二三納妾喻氏生子胡樽中道夭折族衆胡國四胡國八胡四十胡元十各謀繼立輒肆傷殘三人成虎一紀告爭胡二三以

榮榮老夫莫可捺止甘心受辱百計彌縫亦可悲矣胡檀例雖相應分給財產至於祀胡理則未順此譬諸鳩居鵲巢鱗入虺穴儼然全據其有而保其室欲祈族類之無辭焉可得邪胡國四等旣稱窘辱胡二三及逼逐胡檀已經不次倫義傷絕不得復繼稱父子之名亦昭灼矣當職政在合族法欲制民諭令胡二三擇立諸姪孫中素無干犯情所鍾愛者胡邦濟與胡檀中分田產資業以繼胡樽為百世承甞之托奉養樽母喻氏生盡孝敬死厚葬埋胡檀不得少有睚眦胡檀聽與胡二三依倚終身胡邦濟亦不得輕

信他人之言少有不順其胡邦濟所分胡國四等不
得誑誘分買胡邦濟仍改名胡定宗曰定宗者言宗
之定於邦濟市鬼之義也嗚呼古之宗族惟務恤窮
敬老振獨閔孤故相安相保以入於善而能世其家
今之宗族乃有如此等者豈民風之真不如古哉教
化之不明彛倫之不敘有司之過也吾何敢辭自今
之後其各相勸親以免吾過所分田產資業係查冊
子弟徐九五與胡二三公同均作二分當職親自焚
香籲駕立公正二號用印鈐蓋

書四好銘後

內臺燕峯李公行縣謂其令賢曰令而知宣名乎夫
近民者敦行而質辭簡授而鮮責是故其入易深而
教可數也侯遺世十二字言倫紀之道備矣晦翁所
贊蓋道古也夫令曷舉以宣民乎令受而懸諸讀法
之庭且家布焉以代狗鐸

棟塘集跋五首

棟塘前集者文與詩淳爲棟塘發也孝子之道莫大
乎繼志繼志莫大乎順美悖情以著好而宣慈以廣
文友天下之善士相與論譔其德而表次其行者繼
志之方而順美之節也夫然故義問則昭而親志不

違矣用是敷遺後人使世守君子之澤而無忘封植此嘉樹也可不謂孝其曰前開先之義備矣

後集先生舉進士時迎翁於京師帝方咨上卿春鳩服矢秋棗比功以逸國庶老翁遂以明詔受章服之榮大夫士咸喜贈翁多所稱述言後集者志晚榮也夫江南花信終於棟花爲榮晚矣翁葆真履和世其隱德以與胤祚七十而受服也有棟之德焉是故夫翁內觀不役神游無方故處乎塘水之上而情不遁時行乎坵甸之間而介不受俗殆昔人所謂委順於物而無櫻其心者歟而介是景福焉可以徵與謙之道矣

內集集諸壽翁之作而系之以內云者言乎其家慶也先生意承儀令集衆美以自媚於翁而翁心燕之故約履以卽康而景祐以引孝也孝子之有內心者也而不獨成其親焉是可以風矣

尹和叔謂祿養善養之弗如也余蓋有遺論云夫達善無方惟時制之明清之辭敬畏之忌占啓之允詳讞之公夫民滌濯其心而孫於彛常以復上也民有明賜而親有義榮如是而介於公祿而以優考也不曰善養則謂之何先王池陽之節是矣詩文皆引義

以贈以其別於內集也則又釐爲外集云

別集錄太史王公之遺言而別之云者以志異也夫幽明之交感應之理事既希微太史公而已矣先生又胡爲而致思其文乎死而猶思其文亦友有道之常耳而况思則得之乎得之而明其爲翁作也亦常事耳而况篇名之隱乎使篇名之隱而僅得其短章爲已足爲難矣而况詩之既富且多乎豈忠貞之士其立言也天地珍之果陰若有守之者乎將而翁若翁懼夫信之弗全於既死也而先啓其衷以爲之乎是皆不可得而知也惟悅親信友情之兼備而鬼神

不違有以知先生之孝感云爾

永生解壽黃母令人

星緯曷次懸諸天江漢曷陳錯諸地天精也地氣也精淳爽浮而次不越天光發矣氣維質流而陳不湮地澤下矣然而有神守之道焉尹達而應員而通而後精氣之紀定是故夫神也者精氣之奧區而天地之所以生生人詡天之精范地之氣而函神於其心是故質實氣虛夫神出實而入虛矣精一氣二夫神遊一而返二矣仙家元精元氣元神取守道於天地者也故曰神者人之主神著而精氣合漠焉老穉百

物觀吾永生天地之純守也三代以降皇初日遠望
百歲而壽者世且以爲希人夫何知小年不及大年
尚安與於天地之觀哉黃母章淑倫德介立精氣之
紀定矣夫然故遂履融福永生七子二女教祉戒受
冢嗣安溪公官湖之東道其皇波濯濯焉有江漢之
心諸孫問業不倦璇璣璀璨燁乎克庭譬則星緯之
懸其光烈矣夫天珍地寶固當微微于世積久而發
皆精氣之漸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又視之若黃母
者得天地之純守者矣

戒詞

一味調齋大壯而後任勞尋常固宜切戒看書然小
簡亦不可發痛屏浮思乃可

一 賓言

癸巳冬十月朔鄉飲酒於學宮徐翁瀚爲介主人親
速之且告曰吾夙聞嘉賓潔行晦名適已巖谷之間
而忘世之紛也今見嘉賓貌如古人而動有禮矣其
河上之遺乎敢請對曰鄙人無良伏在草莽老矣惟
日教戒孫子毋越法度以近君侯之正刑抑惟率鄉
人敏於稽収以各官徵母使司民之吏擊其門枋如
此止爾若夫德行則不在瀚傳曰賓有禮主則擇之

君侯其慎賓乎主人曰德言也三速之三辭而可以禮終始不失度官吏胥悅鄉人榮之華豐主人曰甚哉鄉飲酒之以人抑昂也吾得徐翁爲之介而鄉子弟皆蟄蟄焉有所興起間歲不選而校席狼戾人或不奉天子之令典而以學宮市也遂使自好之夫不肯就席可不慎夫是月三日華豐主人某書

諭民出田文

縣令諭爾父兄子弟今昨出城迎春辰色漸溫協風時播旋車東門澤雲四興助以霖霖其康年之徵乎甚爲爾父兄子弟喜夫天不志民寔有明賜况茲將

降是豐穎與父兄子弟何可不敏乃田事承茲寵休夫先憂後喜昔民所貴幽人終歲勤動公堂舉觴纔一時爾諺曰歲計惟春日計在寅爾父兄子弟其各相省諭大小咸出婦子致餉莫或室處負此景光莫或敢割鮮椎肥游飲於市肆衆皆擯之比爲惰氓嗚呼慎聽之夫有宴始必有愁終此月徵遂飲食不務省節大暑將至揮汗索食婦子淒其將誰與爾爾父兄子弟其慎思之及時宣勤十月登黍百堵皆有爾父兄子弟其相與咸嬉務厚生之樂令亦願爾父兄子弟有此也嗚呼聽之哉明日之後悉令出田鄉間

之長以公役在官者更番上縣其餘日歸家務農母相從無益爾父兄子弟其知此意毋忽

祛蝗文

惟令司民命在務穀縣自往歲曠災四畝不收窮冬饑夫顛越長道令始至旁午告病艾草而茹編蒲而衣幸天不終棄斯民惠時來牟高下咸登民稍有寧惟神能興雲作澍分列藝事度日獻成實賴休賜神有德於元元甚偉乃既五月不雨不雨植禾焦死中野子婦椎心號鳴將棄室廬南走嘉土令率民禱神神乃降雨禾則青興蓬蓬然就實矣令無道不足以

貞神休神亦永念斯民不以令故遷罪令懼過日修不逮神復震怒召此孽類食我良穡薨薨上飛結陣下來終日之間頃刻盡之嗚呼悲哉神乃崇其阜陵蕃其草木厚為孽宅是助惡使與民爭食茲土也神亦忍心於此否哉令有罪令則自受何敢移民神以怒令之故延及淳良神有伏罰民有非辜今日之後請驅夔罔馳俞騎速徧諸海無滋蠢躍神亦雪耻不為亂叢神若不聽即舉炬烈山神亦不得長族於斯嗚呼慎哉新善惟良作福惟順康民惟庸終惠惟大嗚呼聽之哉敢告

祭鄉賢文

曲阿奕奕練水湯湯篤生賢哲特達圭璋或出或處
隨時所當是皆能守我夫子之道術入而無辱於其
鄉者也神明不昧永依宮墻犧牲告敬歲事之常

祭名宦文

分縣惟古寔賴治端濟濟仁吏宦轍所盤有政有教
相時嚴寬是皆能行我夫子之道術出而無愧於其
官者也有嚴歲事寤寐衣冠仰止前烈用垂後觀

祭魁星土地神文

惟神受命上帝職司文章學宮有祀歷年已長茲固
今日之所不廢也惟神用洩日星之靈耀用啓天地
之蓋葺分秀藻澗著精芹塘使來游來歌者率皆紹
正學履正道而毋迷於其方當科之歲簡德而揚上
以荅 明天子之造士下以分我官師之光惟神聽
之

祭郡伯鄭老先生文

衆萬之生變化而嬗有炳其靈則匪偶然維山之松
維淵之龍豈不一氣英異所鍾赫赫守臣千人之傑
伯氏仲氏棠棣曄曄蚤更鴻漸晚乃魚躍以德以言
省端帝授出入十年功盛業茂三輔之才四國之守

名聞在人匪夔伊臯歸視其家匪蕭伊曹往守於鎮
實股肱郡天子曰嘻予以自近相彼大邦莫如鎮樂
自幾何時遺愛濯濯公拜稽首和陽是遷蔽芾之陰
曰棠孔甘嗟鎮之人思哺思乳豈伊密雲而嗇之雨
鱗鱗朱轡孰總其帷央央旆旌孰丹其旗閱我畫錦
宜爾夜臺不知其榮歛爲此哀世曰公仁宜大而久
鼎鉉之華乃見身後天不可問道之將衰一鑑云亡
百身何追某等銜恩未報待見則踈抱其沉恨滯此
海隅公歸於天神無不在千里一觴寓此永嘏

祭一齋文

惟靈學足以軼一時之雋故能奮青雲九萬里之翺
而矯運以圖南政足以和兩州之衆故能副黃堂二
千石之秩而別駕以服驂志足以自樂故能不以得
失就去爲意而早掛東門之冠慶足以自延故能以
詩書禮義爲訓而遺西隴之安衆方擬其壽考庶幾
齊年儋耳嬉世喬松而永一鄉之敬瞻夫何遂厭浮
塵跨風雲騎日月而馳神乘氣於清真之端豈其不
亡者猶存將結爲明壁耀爲列宿而顯世俗以未盡
之緣抑得正而斃如臨淵如履薄者可以占君子之
敬命而造化與遊可以信達人之大觀某令茲邑惟

美身存利卷之七
十一
以忠信相與而非公事不至偃室者又可以驗其守
身之大凡是故生則問其室而死則臨其棺茲當北
社率爾一奠蓋不能已其無從之涕所以爲世道惜
而亦以寄吾私於蕪言

祭光祿伯祖文

惟公道能守官志在合族劉介不回中才樂育某性
躁妄夙有童心兎興馬逝緣風御塵人謂此子當有
遠憂黃金躍冶賈用不售公曰不然是爲可教適歸
自南顧我則笑惟公燕喜子姓詹對割肥分甘置之
膝內佩觿負劔召我相從公卿在坐使觀德容某素

屢空朝不及夕挾策從師富翁則斥公曰來爾予與
汝言葦書妙畫終成大賢末俗衰薄易生譽毀譬彼
繁華惟觀蓓蕾公謂是子必成可崇封植嘉樹無忘
角弓明明蕭公文章冰鑑公謂教我視我眈眈奕奕
高公樂善兼容公謂誨我曷維有窮甲申入歲六月
徂暑公將大歸呼我幕語惟公正則厚生今終沐浴
佩玉正寢從容筭有遺書宗有嘉梓是究是圖嗚呼
小子飲涕受命奉以周旋日月一紀上第春官帝試
民艱隨祿江島悠悠思公墓有宿草感念公德敬祀
不違有繁飛鳥無言落暉

祭孫母周令人文

禮部進士孫子右文喪其母太令人訃至哭甚哀幾不能生其同年來某等聞而悲之爲之文使女巫歌以侑朝食其辭曰擊鐃兮震鼓緩唱兮悵舞傳赤綃兮帷篆車循大路兮臨廣衢神不來兮夷猶乘俞騎兮陟瀛丘吾今楚樊兮道節使湘媛兮安流然海炬兮擢蘭舟溯芳蓀兮遵蕙洲回風兮日激女巫巫兮太息雲興兮朱夏陰冥冥兮雨來下亟揚舲兮反游望四表兮余愁傷孝子兮箴居歌白華兮歛以獻搖素旌兮鏡水區結珠珮兮禱雲襦驅海若兮耀百靈神之來兮穆以寧綏孝子兮賚成御宵明兮凌太清

祭曾叔祖母蔣孺人文

惟靈少有淑安冲華之德而順足以媚父母長有嚴敏貞恤之行而敬足以承宗祊內有歷千變不可搖之節而冰聲範乎壺掖外有徙三舍不可止之教而桔實迥乎衆芳是故能享八十二從容無疾之全壽而上足以表天道之助順能衍二十一穎立方茂之毓祉而下足以觀人道之成康豈浮壽之希有亦真名之可常賢忝子姓幼沐慈光一官千里聞訃痛傷敬望越而一奠惟引涕於他方嗚呼哀哉

祭節婦文

靈媛維貞芳瞻載迪天粹冲金地儀柔則爰屏蒞蘭
婦功惟亟內履清嘉以媚淑匹良嗣篤生有訓靡忒
墨網玄冠詢都且碩東膠郁聲貢于玄極帝命宰臣
授之嘉職睦城崇崇大夫是翼迺化南邦蠻首用適
嗚呼夫人而教是力尚緩褒章遂塵真壁萬里南奔
孝子孔棘嗚呼夫人衆女攸式其生則榮死復何戚
某來茲邦聞之令德玄醴青芻用志予恤

祭姚母文

溯芳滋於香臯兮藉明岡而鍾只維柔嘉以貞靜兮
宜肅雖之遺軌渺參虛其紹聞兮亦徽音之克以彼
渭浹與洽陽兮羗多賢之能儼茲宗室之何季兮湘
蘋藻之筐筥疇深助而遠幾兮濱紛紛其無已報天
章其七襄兮肆繁星之何麗嗟蕙萼又芝英兮春與
秋其迭萎知夫人其頗詳兮完內言之法類跼午割
之在房兮聊寄私於君子

祭封給事中木翁睦君文

公之爲丞也不卑小官迹同祿隱有柳下之和焉公
之謝官也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有靖節之風焉公之
家居也不許太守稱官惟與琴書爲友有康成之望

馬公之教子也蜚聲黃甲補衮彤庭有燕山之教焉
 皇命自天視秩令子公時尚能躍馬郊迎也某之入
 覲也執手河津正言如注回叩私居問我老父公時
 尚能食也曾不數月而公遂棄人間事矣某稟質甚
 弱荷公誨言相知最深曩書惠云切宜葆真節勞而
 某者不能行公之言也頃追思傷悲登公之堂而公
 已不可見矣遺像儼然瞻者起敬德音在耳不敢忘
 也茲當北上酌酒一觴兼謝誨言公其有知來舉予
 觴

非泉先生存稿卷之七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八 文

門人
 丹陽姜寶刊 男 獻策 獻功蒐錄
 歸安茅坤校 孫婿何汝敷 重校刊
 自古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論

從政者貞義明順協天之分以承其君則民德一是
 故道莫大於適變為政莫大於統同也春秋則天立
 政明王道之權惡政之多門也使天下考德合情以
 尊於天子曰春王正月夫聖人議道制法將以行之
 也言天則無二日矣言人則無二王矣是故諸侯有
 變禮易樂專征伐令於天下共誅之無所逃罪故春

秋者聖人所以立臣紀而敘彞倫者也夫地以順承
天施臣以義率王道天事不可廢也地弗有其功王
事不可辭也臣不歸德故道大順而天下之政興焉
天且有命勿予禍適而封建其福是臣人之表也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使士負之以
朝諸侯天下惟周公之聽成王亦拜手稽首以受誨
言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也錫之土田附庸世食于魯
歷十有餘世而不以刑問焉是周公之遺也功有所
不恃而勞有所不居也何以知其然也周德下衰天
下之權歸於伯桓公不讓而遂成焉於是西伐晉南

伐楚爲兵車之會以勞天下也威非不行而氣非不
勝也而子孫不保其世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是
桓公之所以爲過也何以知其然也霍光擁昭立宣
以強漢室勳在旂常耻其名之不如伊尹也執而不
讓天下惜之是故大禹錫圭以告成伊尹咸有以惟
終周公不宿以寡過傳曰君制命臣作而行之戒成
事也太宰掌邦國之典則以佐王群臣之柄萬民之
統以詔王而小治則以聽夫統百官均四海豈惟小
治而曰佐曰詔我非敢知是周公以道揆出政而法
守承之也事君之小心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凡凡

又曰有臨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古之純臣貞義明順而不成其身者夫

三子定交論

凡交之道不可係係而入于私好焉而不知其惡者也是故通志莫大於不私類物莫大於不黨相與並為仁而不相往徠者真交矣省諸吾心不其然乎士元曰是也俗士易化醴言若移甚哉擇道之難乎夫仕與友同道而異情仕為人而不為己者也夫友為己而不為人者也俗士之易化也醴言之若移也是為人之心而好名之累也是故不累則無所係焉而不亂於群矣昔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則不係焉之謂也余與謝子士元定交於南都於湖南得周子子亮於江右得郭子仲愚皆能以道術相和不係於私而余之歸有遺情焉是余之不廣也余之不肖不足以友三子且又知不足係三子之思也而情故是近何哉各務崇其令德而已矣

海山兄字邦仁說

凡命字之例有三一曰簡而核二曰微而徵三曰志而如其為人子兄名膺選而字以邦仁其於三者何如哉魯論稱臯陶伊尹選於衆而不仁者遠故夫臯

陶伊尹天下之至仁也惟天下至仁而後可以化天下之至不仁此其所以遠也予兄行將大魁天下聖天子預為網羅以待之其鼓動域中自當不在於臯陶伊尹下立見其以一人選於眾而天下皆仁也故舉邦仁以該之其義之所裁足以孚於古說矣夫是之謂簡而核昔呂好問之字二子也長曰乾字元龍為其通周易也次曰元字元統為其著春秋隱括二十五也予兄方且搜剔百家而以尚書補邑庠生夫尚書者臯陶伊尹之精蘊也臯陶以欽恤明刑以安民陳謨仁之用也伊尹以一德告天下仁之體也體

用互見於虞商之書而予兄以心翫之則其必為臯陶伊尹也無疑夫是之謂微而徵且其為人慈祥一念動溢言表要不為忍人者克此心而至於不可勝用則化天下於至仁今日已自有本矣夫是之謂志而如其人兼是三說則字稱其名名稱其實可以當之無愧矣雖然竊願有一言焉求仁之方以恕為本而夫子則曰友其士之仁者吾兄性甚平易其所友無賢不肖咸與之周旋若不忍舍去者是故仁心之所推及問其所以則每自解曰予之待人以恕也夫待人不得不恕者為其無所損益於己故不求其全

而有所後議之也若夫取士則正賴其漸染薰陶以
輔吾仁耳而可與不仁者游乎惟太賢者友而不肖
者自遠則人已兩得其宜然後可以庶幾於恕字之
旨而求仁之方我其握之終身事業所以為臯陶為
伊尹者其塗轍正在於此耳如其不然其不相胥而
流於不仁者幾希而吾兄不知以為信然否耶一得
之愚兄其聽之若夫以兄之字以弟說之固不為無
罪而蘇氏之兄字公群者老泉以其於易本義有乖
改字文甫而後為之說人皆服其當義而未聞以為
非也況不易其字而姑就其所謂者而發之乎即
有所犯亦當從末減矣雖然老泉之說雖其形狀萬
出然所以望諸兄者不過如水之文耳未嘗更有所
進也予則願吾兄為仁人也文雖不及而意獨過之
庶得免科其罪云

宗弟弘肅改字汝雨說

範有徵曰肅時雨若夫兩天地氣之潤者也常言肅
麗諸義美而雨是徵是故君子之作肅也有道焉溫
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聖人之肅也呂與叔齋居終
日危坐程子曰學者須恭敬不可令拘迫迫則難久
與叔可不謂有志於作肅矣乎拘迫之戒則進之以

聖人之弘是故君子之作肅也有道矣孟子曰君子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故君子之作肅也莫大於弘
弘者合義與仁與禮與智而稱之也故曰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而何有不雨叔子舊字汝敬夫肅
已有敬意矣余懼作之者偏而不弘也改字汝雨號
曰作泉叔子其亦弘而徵於雨也夫其亦慎於作也
夫

宗弟弘順字汝百說

夫君子之道集義而已矣夫義和而利天之至順
也行一焉而它有不克不順者亦衆矣何以為君子
是故集義也者克其類者也克其類則義集矣集則
和而利隨之利也者利於義者也記曰百順之謂福
福非自外來也字弘順以汝百欲其集義焉而已矣
嶽評

壻謂其舅曰嶽達之四方無弗同焉爾矣尊稱也德
稱也致稱也漢有五嶽聖人分野履域表五緯以象
天文封五嶽以立地紀是故其山廣圓嶙峋獨申於
五方父吾天也母吾地也舍曰天地而思志尊焉匪
嶽之云將弗用其情者矣是故嶽也者天地之貳也

嶽父也者吾父之貳也是故壻有子禮言淳于意生
子女而不男遂謂緩急無益其言悽悽多所悲嘆而
後遂等壻於外人夫次天地而有嶽卽次吾之父母
而有嶽父母矣吾之世伯叔父母焉者乃吾父母之
內次也故外有嶽父內有世伯叔父母惟其以吾之
父母而壻吾世伯叔父母故稱嶽以志尊也天下有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矣夫嶽用物
厚而取精弘非他山林川谷丘陵比也天下之徼其
惠澤焉者有弗滲漉而入者乎詩咏父母口昊天罔
極其稱嶽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生賢者天地之
造也而嶽與有力焉父母將何所不至哉嶽父母之
於壻勸率而成就之乃所以深助乎壻之父母也故
稱嶽以志德也尊之欲其壽也德之欲其壽也自有
嶽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與天地共久孟子曰父母俱
存一樂也使吾之父母與嶽父母偕以壽吾其有弗
樂者乎故稱嶽以致志也說者至謂岱宗之上有丈
人峯焉故謂之嶽則不得其精義而附之名也余之
嶽父錢翁古之君子人也忠誠端厚人皆信之獨其
有大德於余而允稱其尊者則又豈言之可指哉愛
欲其生孔子曰惑有古君子之風而人皆歸之則福

非泉存稿卷之八
七
之祉之在人心自有公焉余之欲壽之也考之人心而已耳今年八月嶽父五十初度賓咸來賀嶽父方以三女為衆且無益而憂其子之獨立也則評嶽以寬之

刻漢壽亭侯篆

內臺燕峯李公行縣謂其令某曰令而知宣民乎夫近民者敦行而質辭簡授而鮮責是故其入易深而教可數也侯遺世十二字言倫紀之道備矣晦翁所贊蓋道古也夫令曷舉以宣民乎今受而懸諸讀法之庭且家布焉以代狗鐸

麥舟橋箴

有序

橋何以名麥舟志義也橋去邑治七里而近遂稱七里無取義焉爾美是橋南受麥溪之水會珥河東入于孟瀆而麥溪也者以邑有故范忠宣公遇石曼卿麥舟助葬事名也予既畢治橋之役爰易之名亭其東隙地而為之箴以風邑人云箴曰穰穰麥舟汎彼丹陽三喪為病曼卿縞裳公曰噫嘻胡不告我爰解乘舟致爾獲所公歸過庭端委咨承義匪龍襲取善迺神迎世俗孳孳或義或否豐儀勢途儉計家口甚綠圭粟訟及諸昆東隣引涕矧有攸聞嗚呼斯民三代

直道費取實輕自古有教莫棘匪難毋謹蓋歲匍匐
往來凡民有喪式爾盈成毀衆增已禍適非躬在爾
子孫毋通輕俠矯義市名一朝散客門戶隨傾維在
哲人克已從義鷓冠嗟嗟迺好專利大河之浹有梁
崇崇賢人所過庶有流風風激之興嘉名是命今臣
司民敢告百姓 太學生孫子沐嘗與鄧廷相者同
舍相死爲之殯歸其孤於奉新歲調恤之奉新人能
言其義而是邦殊未之知也孫子殆上義而弗名者
與可以繼麥舟之風矣書之箴後以表賢者

魁星像贊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齊於天庭爲文昌星凡天下之
雄文宏才者孰不得汝之精英一粒含元以爲清再
瞻新像愕而又驚欲草柳子厚乞巧之文而爲我告
天帝增益其所不能於戲汝將何以爲情

珪公像贊

一片玉光炯炯誰把爾削來做了五十五年如來手
中的後身到結得萬人緣誰護爾着爾無瑕雲冉冉
不是石裂與淵沉歸極樂便與琉璃瑪瑙一處住這
豪光猶向西方現

謙公像贊

爾時一切衆生被諸惡魂云不潔淨十方諸佛遺一
大和尚秉真如往粵中說法其貌類玉其言類鐘鼓
之音觀且聽者莫不頓悟受益而退爾時衆生迺奉
百歲之糧升於祇園寺凝綠之房口念天益大師永
永供養

牙筆筒銘

動則端穎靜斯守墨罔罔志篇藻以養元神罔狗事
啓劄以遠耻辱昔言游無秉筆之文而嚴羽媿齋函
之俗小子敬之無悖先躅似爾貞白之不珷庶予清
修之維穀

硯銘

慧鐘應懸摩度周景大音弗鏗寄音玄穎

姜廷善硯銘

方石穆若上有員璇應墨朝靄馳思春研敬慎君子
惟介是賢比爾嘉則著爾令言

五星硯銘

爰瞻石粹氣湛理堅青雲上浮五緯當天

明禮部精膳司主事菲泉來君墓誌銘

茗山許應元撰

嘉靖丙申歲吏部最天下有治行吏五十八上名迹
天子請以為從臣 制可於是五十人皆徵入而

丹陽令來君名在選中既入拜兵部職方主事改禮
部精膳居有頃精膳主事臣汝賢昧死言曰臣幸以
甲科待罪縣令為 陛下護元元無狀 陛下不以
臣能薄拔擢郎署臣志分榮矣而臣不幸有犬馬疾
不能朝夕門下汚省署臣不勝大願願 賜罷臣得
近醫醫藥再望見 闕庭願盡死力於是 天子哀憐

之與告歸歸五月為閏十二月朔日卒于家年僅三十五嗚呼賈誼短折歐陽詹生李賀皆不待終養死又何其不幸之軌一也造物者不常幸生才幸生才而中道委棄不觀其成此又何也中世獎右浮靡士習益陋經生不能究明指歸馳舛踵殘以幸利祿文士則鞅釘偶儻剽掇故藻為容澤此猶不能涉靡曼堂戶烏睹爾雅深厚哉來君起童子華采振暴及壯沉思道術深挾深眇自六經先秦漢以來諸家言貫穿附離樵押其辭以肆於文然後其為道閎衍奧雅將與古作者同風而竟死矣豈非天乎始君鄉舉及

禮部試皆第二比當大對同對生謂來子必高等已而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及當授官謂來子必京朝諸郎官然竟奉新知縣也奉新江西支邑俗好訟抵訐鈇鍵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責右已無何依違之不然立去君至批根其尤數人痛抵以法旣而曰此非道化意也於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為指示經法為文章躬行如是而是諸生歸以諷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頗輯不為非諸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令日出出河滸謁

請送迎諸大夫賢者磬折為禮視供具徒隸一一口
指授無失賓客意久之歸縣中為民均賦平爭訟調
繇作不暇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官諸生說經訓勸行
如奉新時愈開廣館穀諷誦不絕亦自其中心好樂
之然瘁甚矣竟嘔血死君所至務興利在奉新開下
五鄉塘潄水令田肥饒視上鄉等在丹陽濬練湖漑
田田少旱憂生平嗜書自為諸生至劇吏口未嘗廢
稱說也雅遊自同年之雋與四方賢豪有名者皆願
交親之所與友善武進則唐順之閩中則王慎中錢
塘則楊祐以藝學相取其樂善詡詡推置自喜誠其

中不能自解也觸情縱談不思慮旁後人亦以此忌
之謗怨興矣夫賢者誠憎多口我彼於世齟齬其心
誠有所合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惟君子而後
無聽語曰蓋棺事乃定來子死至不能為斂而謂其
去而受同列之餽金也豈不痛哉初君病甚應元省
之涕泣執應元手曰余有心子知之乃今已乎遂卒
二歲而應元為論次其大節刻之墓石系曰來君諱
汝賢字子禹壬辰進士也其先世河南鄆人系出宋
龍圖學士之紹之紹孫時知紹興死而葬蕭山遂為
蕭山人去紹興十一世而君高祖雍雍生曾祖珪珪

生祖昉昉生父東母孫氏配安人錢氏仁和人也生
二男二女二男長曰獻策次曰獻功二女長許聘山
陰胡芾後二歲未嫁死次許聘錢塘許暘孫應元子
也銘曰與子遊兮澤宮庶見君子兮文以有容嗟君
子兮胡見爾樹松兮與子遊兮上國庶見君子兮文
以有德嗟君子兮胡見爾樹栢兮歸其窳中堅且好
兮嗟君子兮遐不壽矣噫

菲泉先生誣枉記

先生自江西之奉新優調而來也蒞縣事凡二年而
就徵中間施政教之善及我士我民多矣其詳姑有
俟未遑盡述也最可恨者先生以冰檠操而反被誣
論是則尤不可不辨爾蓋先生待僚幕率質直而誠
信無婉曲無逆憶丞某者蠢拙無能先生以其無能
也時有以訓戒之詞或涉於峻則其人每不堪心嚙
先生而先生不之知非所謂不用爲教覆用爲虐者
歟尉某者狡而能且稍亦能知文先生以其能又稍
知文也漸信之漸亦任用之不謂其人狡固在所以

欺先生且日甚先生亦不之覺也方其訓戒丞而信
用尉也丞因先生贈尉詩又贈之文寵其從應朝
而北上已懷妬心矣丞丁艱歸先生所以弔且送未
能滿其欲丞則又有恨心焉徵書下時先生適抱
痾不能早謝辭直指郭公某郭已疑先生名高而慢
於禮丞其鄉人也參辭間間得致譖毀語謂先生邑
長得多取道路費無從而稽覈而彼卑且冷無可為
藉還其鄉以為請郭於是愈疑先生矣既而先生行
尉於募夫所取夫價二百金送致維揚舟次誑先生
謂此乃先生屢膺獎例當張於庭為賀所省費諸里

後已輸在官者主官受疑疑先生猶堅不肯受也
令尉持以還諸里某為之徵不
謂尉匿此銀入已庫某為之徵而募夫所取數
竟亦莫為銷豁也時有府司理某先生同年以先生
治行每先已最相忌維先生知縣事者羅某先生同
鄉也以先生無所贈於偕計經行時最相怨司理君
主勾稽夫價其所得覈而羅某主供報共相與訐其
事聞之於郭公郭公已心疑適又有此因按部親咨
訪以為信有一士夫者郭公同年受尉私囑為之周
旋焉乃遂移其咎於先生謂先生實取此金也先生

竟坐此爲郭公所論劾時先生由祠部以疾請告已
離都門事雖寢而以廉被誣則迄今數十年莫有爲
之辨白者予竇時方穉齒又鄉居無由知郭公意一
陳先生事始末於其前致先生有此迄今猶恨之先
生身後無可以爲殯殮伯仲獻策獻功二君爲諸生
父未遇啜菽養母蓋蕭然貧家也而仲君爲予姜門
壻時或來有范叔一寒之風猶介然守先生遺教不
以一絲一縷動其心蓋先生已登仕版猶爲諸生時
先生身後數十年其家亦猶先生爲諸生時也然則
先生豈受金者哉於予定先生夫人之負先生者尉
爲尤此小人不足責鄉貢某領先生言而不能爲之
徵不免有諾責鄉士夫爲尉而不爲先生皆不能無
愧又如司理君之懷忌令丞以私忿小嫌怨而幸先
生之有此皆非良大夫端士之用心也因刻先生存
稿追爲之不平輒書諸簡之末庶百世而後猶或有
知先生者

門人姜寶撰

卷之八

其

卷之八



